

風蕉

本期要目

薛西弗斯的神話

卡穆

燈

車子豪

羊

梁園

懺悔

黃崖

圓鬧鐘

吳靜子

旅途

藍影

神語

金沙

怒吼

蔡文甫

鑽石吉他

杜魯門

花灘溪之戀

黃潤岳

每份三角(中篇文章不另收費)

編者的話



書獻南院

獻書者：
沈美正

日期：
17/3/2000

上一期，我們介紹了法國現代名作家卡謬，這一期，我們選刊了一篇卡謬寫的有關薛西弗斯神話的短文，當有助於讀者瞭解他的創作態度和其「荒謬論」。「鑽石吉他」的作者杜魯門·凱博德，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崛起的美國優秀小說家之一，他的成名作是「Other Voices, Other Rooms」，著名作品有：「The Grass Harp」和「Breakfast at Tiffany's」；後者已拍成電影，由柯德莉·夏萍主演。

創作小說方面，我們刊出了梁園的「羊」、黃崖的「懺悔」、藍影的「旅途」以及蔡文甫的「怒吼」；這幾篇作品作風各不相同，但都有其感人 and 動人的力量，可見文學作品，不管是哪一家哪一派，都有其特色和優點。

這一期發表的散文相當多。吳靜子的「圓鬧鐘」，文筆樸素，簡潔有力，甚為感人；莎鈴的「虎」，頗受福特納克的「熊」的影響，可說是獵人的史詩；梁誌慶的「狗的故事」，充份的表露出人類的同情心；此外，憂草的「燈下兩題」和冰谷的「靜夜的思潮」，均甚優美。

根據一般的觀察，都認為新詩的創作正逐漸趨向低潮，這實在是很可悲的現象，我們深深的希望新詩作者應站穩自己的崗位，不但不沮喪、失望，相反的，要加倍努力的去創作更多更優秀的作品，為荒涼的詩田地開創一個燦爛的春天！

一月來，編者除了收到一些作者和讀者對本刊提供的寶貴意見外，尚在報刊上看到有關評介本刊的文字，各方面的意見都很誠懇，也很具體，我們樂意一一接受；在此，我們僅向關懷本刊的作者和讀者致謝！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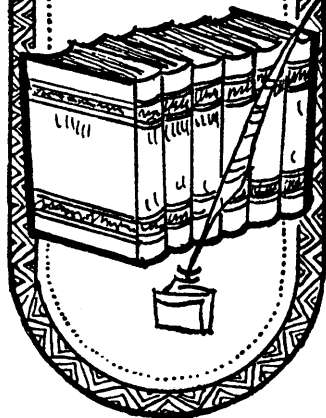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啊，晴天！(詩)..... 綠 穗 (13)
薛西弗斯的神話(論文)..... 卡 謬 (3)	米鄉頌歌(詩)..... 林 蕙 (13)
燈(詩)..... 覃子豪 (4)	虎(散文)..... 莎 鈴 (14)
羊(小說)..... 梁 園 (5)	怒吼(小說)..... 蔡文甫 (15)
燈下兩題(散文)..... 憂 草 (6)	神語(詩)..... 金 沙 (16)
懺悔(小說)..... 黃 崖 (7)	靜夜的思潮(散文)..... 冰 谷 (17)
圓鬧鐘(散文)..... 吳靜子 (11)	狗的故事(散文)..... 梁誌慶 (18)
旅途(小說)..... 藍 影 (12)	鑽石吉他(小說)..... 杜魯門 (20)
無題(詩)..... 麥留芳 (12)	沉西的落日(詩)..... 羊 城 (22)
閒描(詩)..... 喬 靜 (12)	

附中篇文叢一册

花灘溪之戀..... 黃潤岳

薛西弗斯的神話

A. 卡謬作
朱乃長譯



神祇們責罰薛西弗斯，命他不停地把一塊巨石滾上山頂，由於它本身的重量，巨石又從山頂上滾下。他們認為，任何一種刑罰都不及徒勞無益和毫無希望的工作更爲可怕。

荷馬說薛西弗斯是一個最聰明和最謹慎的凡人。然而，根據另一個傳說，他幹的卻是綠林好漢的買賣。我認爲兩者並不矛盾。至於他爲何被罰在其界作這種徒勞無益的工作，則是衆說紛紜。有人說他冒犯了神祇。他偷去了他們的秘密。天神朱必特暗中擄去了河神伊索滌斯的女兒愛琴娜；河神爲此十分焦慮，他向薛西弗斯訴苦。薛西弗斯知道個中原委，願意說出愛琴娜失蹤的真相，但有一個條件，他要求伊索滌斯使柯林斯的城砦裏有一個水源。他不要天上的雷霆，寧取水的恩賜。因此他在地府受罰。荷馬說薛西弗斯曾用鐵鍊鎖住死神；冥王普羅圖眼見他的王國空寂寥落，無法忍受這種寂寞的景像；他派戰神與師問罪，把死神從她的征服者的手中解救出來。

據說，薛西弗斯即將嚥氣的時候，他輕率地想出一個方法考驗妻子的愛情。他命她把他的屍體拋在公共廣場的中央。忠誠的妻子居然應命照辦。薛西弗斯在其界醒來。他對此不合人情的順從感到非常懊惱；於是他的普羅圖請假，回到人間來懲罰他的妻子。但是當他重新見到地面的景色，享用了水和陽光，溫暖的石頭和海洋，他就不願再回到地府的陰間。冥王的召喚、憤怒和警告都並不生效。面對着海灣的曲線、閃爍的海洋和大地微笑，他又活了幾年。神祇們不得不予以處罰。使神麥邱立奉命下凡，他一把揪住這個大妄爲的凡人的衣領，強迫他放棄塵間的賞心樂事，回到了地府，那兒已給他準備了一塊巨石。

你已經猜到薛西弗斯就是荒謬的角色。在他的熱愛和他的苦難變方面說來，他都是荒謬的人物。他對神祇的輕蔑，他對死亡的憎惡，以及他對生命的熱愛，使他贏得這種難以形容的責罰：他必須拼命做一件毫無成就的事情。這就是對塵世熱愛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對薛西弗斯在地府的情形毫無所知。神話的效用就是給想像力賦以生命。至於這個神話，我們祇能在想像中看見一個人鼓足全身的力量推動一塊巨石，把它推上一個斜坡；我們看見扭曲的臉，緊貼着石頭的臉頰，肩膀頂住遍蓋泥土的巨物，插入石下的腳，張開的雙臂開始推動，人的全部安全所繫的一變沾着塵土的。到了漫長辛勤的盡頭（以沒有天空的空間和沒有深度的時間來衡量），已經達了目的。然後，薛西弗斯眼見那塊巨石很快地向山下滾去，他得從山下再把它推上山頂。他又回到山下。

使我發生興趣的就是他回來、他停頓的一刻。緊貼着石頭的一張臉已經變成石頭一樣！我看見他跨着沉重而整齊的步伐走向他永遠不知何時會結束的磨難。這一刻供他喘息，它像他的苦難一樣確定地反覆着回來，這是他具有意識的一刻。他每次從山頂下來，漸漸走向神祇們的洞穴，這時他勝過了他的命運。他比他的巨石更爲堅強。

如果這個神話具有悲劇的性質，這祇因爲它的角色具有意識。假如他每跨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在鼓勵他向前邁進，那麼，他的苦刑怎麼可以算是苦刑？今日的工人在一生中每天做相同的工作，這種命運也是同樣的荒謬。但是惟有偶爾當它成爲一種意識的行爲時，它纔具有悲劇的性質。薛西弗斯是神祇的賤民，他沒有力量，但是他驕悍不馴。他完全明瞭他的悲慘境況：他從山頂下來的途中，就在思索他的境況。這種清楚的意識狀態

構成他的苦刑的一部份因素，同時，它也使他達到勝利。輕蔑能克服任何命運。

下山時，有時固然會感到悲哀，然而亦能感到愉悅。「愉悅」兩字並不過份。我再想像薛西弗斯從山上下來，向他的巨石走去，他的悲哀正在開始。當塵世的樂事深刻地留於記憶，當歡樂的召喚頻頻傳來，憂鬱之情就會油然而生：這就是巨石的勝利，這就是巨石本身。無涯的悲苦沉重得無法忍受。這就是我們的遭難之夜^①。然而一旦認命以後，沉重的真相就化爲烏有。因此，艾笛甫斯起先毫不自覺地服從了他的命運。但是當他一旦發現真相，他的悲劇於焉開始。雖然他眼瞎和絕望，同時他卻發覺，祇有一個女孩的那隻清涼的手使他和世界相連^②。於是他發表了一個驚人的宣言：「縱然我受了如許磨難，我的暮年和我的崇高的靈魂使我得到一個結論：一切都很好。」索福克麗的艾笛甫斯和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克里洛甫（Kirilov）^③一樣，提出了荒謬制勝的秘方。古代的智慧肯定了現代的英雄思想。

我們一旦發現了這種荒謬的情況，不免想寫一部尋求快樂的手冊。「怎麼！由這樣狹隘的途徑——？」然而世界祇有一個。快樂和荒謬是大地的兩個兒子。他們不可分開。如果說快樂必然由荒謬之發現而產生，則係屬錯誤。荒謬的感覺也能因快樂而產生。「我的結論是一切都很好，」艾笛甫斯說。這是一個神聖的宣言。在人的狂野和受限制的宇宙裏，它的回聲裊裊不絕。它使我們明瞭，我們並未達到窘境，從未到達窮途末路。它把帶來了不滿和無謂痛苦的那個神祇趕出世界。它使命運成爲人的事務，必須由人予以解決。

薛西弗斯的一切愉悅均在於此。他的命運屬於他，他的巨石爲他所有。同樣的，當荒謬的人領會了他的磨難，就使一切偶像都歸沉默。宇宙突然恢復了靜寂，大地的無數詭異的聲音就會升起來。無意識的、秘密的呼喚，所有的臉孔發出的邀請，這些都是勝利的必然的逆轉和必須付出的代價。有太陽就有陰影，而且必須認識夜晚。荒謬的人一旦首肯，他的努力就將從此沒有止境。假如有個人的命運，就並無更高一層的命運，或者至少祇有一個他視爲不可避免和應予輕蔑的命運。至於其餘的一切，他知道自己是他的主宰。人在回顧一生的微妙的一刻，薛西弗斯從山上走向他的巨石，在這個微小的輻軸上，他看清了一連串不相關聯的行爲，它們由他構成，成爲他的命運，在他的記憶的眼中結合，不久就由他的死亡封緘。因此，相信屬於人的一切事件的原委完全是人本身，一個瞎眼的人很想看見，他知道夜並無止境，他仍然努力不懈。巨石還在滾動。

我就讓薛西弗斯留在山下！我們永遠會一再發現我們的重負。但是薛西弗斯的教訓乃否定了神祇並舉起岩石的更崇高的忠實。因此他認爲沒有

主宰的宇宙既非無益也非徒勞。石頭的每一個原子，充滿了夜的山的每一片礦岩，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掙扎上山的努力已足以使人的心裏充實。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注釋

- ① 指耶穌被捕遭難之夜（Gethsemane）。參閱聖經新約馬太福音十六章三十六節。
- ② 艾笛甫斯自己刺瞎眼睛後，即由他和王后依歐卡斯蒂所生之女兒安提剛尼陪至各地流浪。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麗曾以艾笛甫斯王之故事寫了三部劇本。
- ③ 爲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受蠱者」（The Possessed）中的人物。他爲一個古怪的念頭蠱惑，欲以自殺表現出他的自由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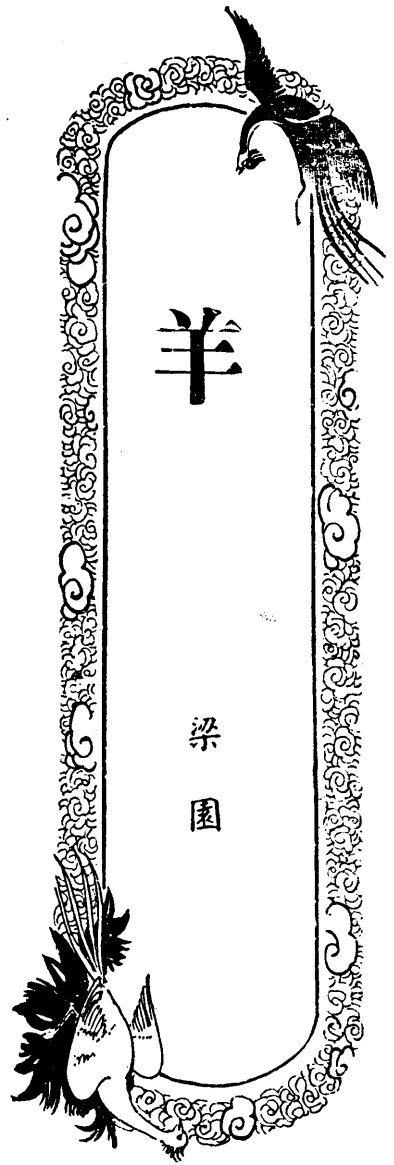
燈

覃子豪

燈，以一樹千葉的綠色的覆蓋
移星月與幽谷於室中
一流浪人將在此安葬
伴同夜的蠱
葬於白鳥的翎羽與黑蝶殘翅砌成的墳塚

他是跨越斷橋來的
却說不會穿過窄門
而窄門已於昨日黃昏的鐘鳴之時關閉
鐘鳴的點滴，滴成旅途最後一行虛線
被阻於虛線終點的
乃一捉虹的狂人

捉虹者自瘋人院中逃出
逃離旁觀者冷嘲的凝視
悻然的逃入無人的幽谷
當星月西移，一流浪人將在此殞葬
燈，及時的鑿石壁爲他浮雕一個側影



羊園

「一頭羊被汽車撞死了！」

幾個赤着上身，下圍沙籠，臉龐灰白的馬來孩子的驚叫聲，打破幾百年來寂靜的甘榜雙溪。從疏疏落落的果樹叢中，走出來的男女老幼，爭先恐後地，跟隨孩子們的聲音走。

赫然出現在公路上，騎着一頭鮮血淋漓的公羊。這是一頭非常雄壯的印尼山羊，也是一頭優良的傳種者，沉甸甸的有三十來斤，價錢不下一百多元。因此，個個人心裡都替美達媽感到惋惜與同情。

「要是美達媽知道，她不知會怎樣呢？」有的開始詛咒車主，雖然車主却早就溜得無影無踪。

「亞末，你記得那輛車的號數嗎？」有人詢問首先發現這回事的孩子。

「SX 1082。」孩子斷然的回答，很自信。這時候，從後面最遲走來的，彎着背，手拿木杖的美達媽，氣喘喘地，兩眼發白地看着衆人的表情與語言，已經猜到是怎麼一回事。

她顫巍巍地，踉蹌的撞過人牆，看到血泊裡的羊，再也忍不住，伏在羊身上痛哭。眼淚滴滴奪眶而出，血把淚染紅了。衣裳觸到了，血也染紅它了。終於，鮮血染紅她的身軀，她跌暈過去

了。

任誰也知道，美達媽是甘榜裡最窮又值得可憐的年老寡婦。她經歷千辛萬苦，才養好一頭公羊和三頭母羊。公羊除給別人的母羊傳種外，還可以有一些小羊賣給別人，生活勉強過得去。如今公羊被汽車撞死了，無形中把她唯一的飯碗打破，叫她以後怎樣過日子呢？

美達媽終於由兩個婦女扶回去，死去的公羊給人帶回去，並多添一些金錢作為援助美達媽的意思，一共是六十塊錢。

六十塊錢！如果每天買一角錢乾蝦、五分錢加厘料、兩角錢油和鹽及五角錢的米，總共不會超過一塊錢一天。那麼，六十塊錢就可以維持兩個月的生活費了。美達媽也暫時抑制悲哀，以後才聽天由命。

SX 1082的車主，就是坐在舒適辦公室中的莫哈默，此刻遠道歸來，照常露出胖胖的、鮮紅的、滿面笑容的臉孔跟各經紀商週旋。

「我聽說甘榜雙溪有五十依吉平地，地主尤素夫急於出售，不知因何有意購買嗎？」其中一位馬來經紀向他提議。

「是甘榜雙溪路邊的那一塊荒地嗎，今天下午我打從那裡經過，看情形那塊荒地很不錯呀，是不是中間有一條河流通過？」他想起來了。

「就是啦，因仄，尤素夫等着錢用，很想立刻脫手售賣，一依吉僅是二百元罷了，因仄看不貴吧？」經紀又進一步的鼓勵他。

「二百元一依吉，那也不算便宜。好，就這麼辦吧！現在我答應你，明天你設法叫尤素夫跟我談一談，看他的態度再做決定。我給你佣金五巴仙，怎樣？」

莫哈默送走客人後，仰躺在沙發上吸煙，並扭開收音機。在絲絲的煙圈中，在悠揚的歌聲中，他腦海裡忽然閃出撞死公羊的一幕。

「我眞的在甘榜雙溪撞死一頭羊嗎？」他有點慌張了。「現在我在那裡購買土地，恐怕村民會對我不利吧！」

「不，他們決不敢和我做對的。」他把煙蒂一丟，站起來自語道：「我有錢，朋友又多，我不相信甘榜雙溪的村民，敢公然起來和我作對！」

於是，他決定購買那塊土地了。這筆交易，在第二天便成功，莫哈默成爲甘榜雙溪的地主。在政府推動的樹膠翻種的浪潮下，他打算申請津貼金種植樹膠。

可是，由於他撞死美達媽的羊，沒有好好的賠償，給予人們一個壞印象。「他這樣殘忍無情，恐怕對待工人也不會很好。」村民們都拒絕跟他工作。

莫哈默爲了聯絡地方人士的感情，以現款五百元賠償那頭公羊。一方面，又把工資提高，一天四元三角半。

在甘榜的人們看來，五百元是一筆很大的財產。美達媽却感不到快樂，每當看到三頭母羊「咩咩」的叫，彷彿失去伴侶而哭泣，便不由得感嘆自己身世的飄零。

在以前，她生活是非常幸福的。她有個溫和體貼的丈夫，膝下有兩位令人鍾愛的兒女。不幸，就在一年的水災期間，丈夫生病死去。她只得負起教養兒女的重任。

等到兒女長大成人，又遇到日本鬼子的毒手。兒子被拉去當兵，一去不返，音訊杳然。女兒被日兵污辱，羞見愛人，投河自殺了。溫暖的家，剎時為之風消雲散。

「五百塊錢能够安我的創傷嗎？」

「五百塊錢能够安那三頭母羊嗎？」

「五百塊錢能够用得很久嗎？」

想來想去，她終於在第二天早上，一拐一拐地走到莫哈默跟前，說道：「因仄，我不要你的錢，我要你賠我一頭公羊。」

莫哈默認爲美達媽瘋了，不耐煩地說：「美達媽，我看你還是收起吧！五百塊錢不是好過一頭七八十塊錢的公羊嗎？」

「我不管，我要你買一頭相同的公羊給我，如果你買不到，我就不要你的錢！」美達媽斬釘截鐵地說完就走。

莫哈默不得已，替她從印尼購買一頭雄壯的公羊。美達媽歡天喜地牽着牠回去，可是三頭母羊不歡迎新來的伴侶，整天「咩咩」地叫，甚至不肯同欄共住呢。這可難爲主人了，不知勸了多少次，也沒有成功。

於是，美達媽把印尼山羊牽回給莫哈默，並埋怨他說：「我的母羊不愛你的公羊，你牽回去吧！」一連三次，莫哈默買回的公羊，都不合美達媽的歡心，只好索性不再理她了。村民們對他的印象，更是日益其壞了。

原來他叫人把芭場用鐵鏈圍起來，村民們要經過芭場工作的路徑便被封鎖，只好另闢新路，繞一大圈子過去。既浪費時間，又耗費精力，怎樣不叫人們反感起來。

「好！」莫哈默發起狠來，說：「你們不替我做工，我有的是錢，難道不可以請別處的人來做工嗎？」

他向城市勞工失業登記處僱來一大批工人，但這些工人不願在甘榜居住，理由是缺乏電燈、自來水和戲院。莫哈默只好購買一輛貨車，每天

把他們載到工場去工作，晚上又載他們回去，工人才願上工。

但這些工人都缺乏種膠樹的經驗，空着一身力沒有用處。不得已，莫哈默額外聘請三位膠樹種植專家來協助。這樣耗費了一大筆開支，工作才踏上軌道。

晚上，工場沒人照管，幾頭羊兒從隙縫中鑽進去，把一依吉的樹膠幼苗吃了。莫哈默大怒，一口咬定是美達媽幹的，叫警察把美達媽捉去。

夜思

輕紗飄着夜幕罩下，羣星照着沈寂歸來，夜歸人的脚步漸漸遠去，撇下了一片孤獨的寂寞，當你還入未眠，面對着隨晚風在搖擺的孤燈一盞，朋友，告訴我，此刻你腦海中是一片空際，還是有所思憶呢？

聰明的人在夜裏迢思，庸俗者在黑暗中尋夢，這樣的話你聽過或讀過嗎？夜是沈寂的，靜靜迴想吧！

白天，一個沸騰的溶爐，蒸發着痛苦的汗水，烈日緊抽着

我們的神經，麻木的機械，誰都爲生

活在受煎熬着，像一隻驢子，負着重担，我們在走着古舊的路程。

驢子就沒有希望了麼？我們呢？……：在生活的圈子裏要望見圈子外的世界，在今天要企望明天。來吧，靜靜坐下來，像一個參禪的聖人，在這月亮趕路太陽趕路的時刻，來領悟人生的真理。

先想這一天的生活，爲自己打開自己的心窗；想值得欣歡的事，想值得流淚懺悔的事呵！以歡樂報答工作，以更謹慎的心來應付錯過，不要忘了，明天是今天的今天。

燈下兩題

憂草

着情敲上
了斷頭台
？

讓我想一

想，想一想，明天的愛：讓我激動地迴想，讓我滴一滴動的淚水。

是在雨夜，窗外雨聲淅瀝，我最愛整夜不眠，窗戶半閉來讀書。涼爽的空氣裏，不地適宜來唸詩麼？聽窗扉有叩聲，風在羨慕地偷窺呢！

夜深靜讀，燈光顯得更明亮時，照來了老板娘凶惡的臉孔，噤咕不停。這，無異是在靜夜搬一個留聲機來，在我心頭洒一盆冷水。

夜讀

讀書是快樂的事，我有這種感覺。夜深人靜，更靜的是心靈，亮燈開窗讓思绪飛翔，隨着翻開的書頁，去尋找生的意義，古老的哲理，花香的美麗。

這時刻，忘掉了外邊夜的紅燈綠酒。……這時刻的快樂，是不能形容的呵。……試看，靜的世界掀起的一絲生動，那是在你眼前的小舞台上，小人物跳到你耳際細語了。他們告訴你什麼呀？不是一個偉大

懺悔

黃崖

「是黃先生嗎？這兒是楊家。」
「哦，楊耀明的家，——楊太太的病況有起色嗎？」

「楊太太的病況並不比以前好，——我是他家的傭人，楊太太要我打電話給你，請你馬上到這兒一趟。」

「好的，我馬上來！」
楊耀明是我的好朋友。小學和中學，我們都是同學。念大專時，他到香港去，在一間商學院念書，一面照顧他父親的生意；我考進了廈門大學，唸工程；我們算是第一次分離。一年後，我離開廈門，去了香港，又和他混在一起，而且，同在一間學院唸書。大學畢業後，由於興趣不同，我進出版界工作，他繼續在商場上活動；我們開始有些疏遠，三個月後，他的父親逝世，他去吉隆坡接管遺產，我們從此失去了聯絡。兩年來，我來了吉隆坡，我上他的家，知道他很得意；不但生意做得好，同時，還娶了一位好太太，兒子已經會喊「叔叔」了。異地逢知己，我們很快的又恢復了舊日的情誼。

我一邊換衣服，一邊想：「耀明也該回來了吧？太太病得那麼嚴重，還有心情在東京談生意。如果遲一天回來，恐怕連太太的最後一面也見不到呢！」

上了汽車，我才注意到天空是那樣的陰暗，時間還不到五點，可是却像是到了七點鐘，我剛剛換過衣服，汗衫的背部又濕透了。「唉，這天氣真可怕！」我驚嘆地自言着。「趕快下一場大雨吧！」

到了楊家，大雨還沒有落下來，我全身都為熱汗所濕透了。女傭看見我，連忙招呼我：「黃先生，太太問起你好幾次了。她等得很不耐煩，請你趕快進去吧！」

「是不是需要請醫生來？」我關切地問。
「不用。」傭人回答：「太太說不要請醫生。」

我正要往裡面的臥房去，耀明的兒子華生奔過來，嚷着：「叔叔，叔叔，跟華仔玩，華仔整天都沒有人一齊玩。」

我抱起他，把他高高的舉起來，然後放下來，哄着說：「華仔乖乖，叔叔要進去看看你的媽，等一下跟你玩。」

「媽媽在哭，我怕見她。」華生纏着臉孔，呶着小嘴。

「那你乖乖的在這兒等我，叔叔很快的就出來。」我說。

「不，有叔叔陪我，我不怕，我也要去看媽。」華生嚷着。

老女傭却拉住了他，鄭重地說：「華仔，你不可進去，媽媽只想和叔叔一個人談話。」

「只要和我單獨的談話，這為的是什麼？」我大感詫異；我看了一看女傭，從她那嚴肅的臉孔，找不到任何答案。我猶豫了一下，向後面的臥房走去。

臥房比外面更為幽暗，我站在門口，辨不清房裡的情形。

「宗基，你來了！」是楊太太的聲音。她的聲音使我發覺她的臥牀的所在。我慢慢地走了過去。房裡燠熱得令人難受，原來窗口的竹簾低垂着，它不但擋住了外面的微弱光線，也使原已沉悶的空氣更顯得鬱悶了。

「我可以拉開窗簾嗎？」我輕聲地問。
「可以。」楊太太回答。

我拉開窗簾，弱光照在楊太太的臉上，我幾乎嚇了一跳，她的臉孔像我在電影上看到的死屍，大部份是白色的，她的眼角沾着兩顆眼淚。

「耀明有消息嗎？」
「有的，」她的聲音很微弱。「今早接到電報，他說他昨夜動身，今晚七時左右可以到吉隆坡。」

「哦，那就好了。」我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她長嘆了一聲，說：「唉，恐怕我見不到他。」

了！
我大吃一驚，待我鎮靜下來，連忙說：「大嫂，你別說這種話！」

「不，你不曉得，」她的語氣十分肯定。「我知道我是活不久的！」

「我給你叫醫生去！」我說着，想轉身出去。

她阻止了我：「不，你不用叫醫生，我不需要他。——宗基，你搬一隻椅子，坐在這兒吧！我有件事要麻煩你。」

我看她的態度很堅決，只好搬了一隻椅子，坐在她的牀旁。「大嫂，你要我做什麼事呢？」我溫和地問。

「我有一件事，本來想在臨終前，告訴耀明的，可是，他趕不及回來了，我只好說給你聽！請你筆錄下來，轉交給給他。」楊太太不慌不忙地說。

「大嫂，你的臉色很好，不至於有什麼意外的。」我顯得十分為難。「我看，你還是等耀明回來，再親自告訴他吧！」

「不，」她堅持着：「你必須答應我的要求！這是我對你的最後一個要求，你能不答應嗎？」

我知道執拗她不過，便說：「好吧！」

「謝謝你！」她露出感激的表情。

我拿起了旁邊小兒上的一本信箋，又抽出了胸袋的鋼筆，準備做記錄。

楊太太陷入了沉思，雙眼望着天花板，她夢囈似的喃喃：「我和耀明結婚已經整整的四年了，可是，我並沒有真正的愛過他，……」

我怔了一怔，驚異地問：「大嫂，你要我把這些話記錄下來嗎？」

「不，」她肯定地點一點頭。

「不，你是在說謊語！」我說得很激動。「你對耀明的愛是真實的，而耀明也是真切地愛着你！這是事實，是誰都明瞭的！」

「是的，耀明對我的愛是真切的，可是，我對他的愛却是虛偽的。說真的，我從來沒有愛過他。」楊太太說的時候，咬緊牙根；由於過份的用力，她的臉孔微微發抖。「宗基，你得把我剛才的話記下來。」

我無可奈何地聳一聳肩，在信箋上寫下她的開頭那一段話；她看我在寫字，露出了滿意的微笑；待我擱了筆，她繼續說下去：「我真正愛的是林志堅；我們從小就生活在一起，我們的情感是從小培植起來的。我們會對過河流許過願，我們的愛情將像它永遠長流；我們會向星星發過誓，我們的心靈將永遠不分離。……」

我一邊記錄，一邊問道：「林志堅，他是誰？」

「耀明知道的；他是我們公司裏的職員。」楊太太回答。

「哦，你為什麼不跟林志堅結婚，而要嫁給耀明呢？」我感到十分疑惑。

「志堅說這是命運之神的播弄，我們不能反抗；我聽了他的話，嫁給了耀明。」楊太太的眼睛變得非常憂鬱，目光灰暗，好像一個盲者。「我的父親和耀明的父親是摯友，志堅是耀明的忠實夥計；你說這種安排還不是命運之神的播弄嗎？」

「唔。」我不置可否的哼了一聲。

「我和耀明結婚後，發覺我和志堅是不能分開的，正如我們對星星所作的誓言。」楊太太回憶着說：「我的心時時刻刻都無法寧靜下來，我天天都在思念志堅，冥冥中有一種力量迫着我在暗中去找志堅；我們有了第一次的會面，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無數次的會面。只有當我和志堅在一起的時候，我的內心才感到充實，生命才感到甜美……我直瞞着耀明，和志堅來往……在耀明的面前，我露出虛偽的微笑，假裝對他溫愛；其實，我在內心却厭惡他，憎恨他！……」

我覺得天氣越來越悶熱，我的衣服已為熱汗緊緊地黏住；我抬起頭來，望出窗外，烏雲壓得低低的，一點風也沒有，我心裏祈望着：「趕快下雨吧！這天氣，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楊太太看我擱了筆，關懷地問道：「你把我話記下來了吧！」

「全記下來了！」我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想藉此使鬱悶的心頭得到舒暢，可是，我失望了。

楊太太繼續她的談話：「可憐的耀明，他像被蒙在鼓裡，什麼也不知道。甚至連人家的兒子，他都當作自己的孩子看待，……」

我擱下筆，搶着問：「什麼，難道華仔不是耀明的兒子？」

「不是的，」楊太太的嘴邊露出一絲苦笑。「他是志堅的兒子；除了我和志堅，現在，只加上你一個知道這件事。」

我的呼吸器官好像被什麼東西阻塞着，幾乎透不過氣來，我心裏感到暴躁和焦急，想：「為什麼還不下雨呢？雨，一陣大雨是應該落下來了吧？」

「我是對不起耀明的，志堅也是這麼覺得。每逢我們歡聚的時候，總有一層陰影籠罩在我們的心靈上。」楊太太的眼角閃亮着一顆淚珠。「半年前，志堅和我商量，打算帶我逃到泰國去，乾乾脆脆的和耀明分開，無憂無慮的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覺得這個辦法很好，我不用再天天以虛偽的顏色和情感到對付耀明了。可是，……」她的喉嚨咽塞了，她說不出話來。

「可是，你沒有去泰國呀！」我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她。

楊太太輕輕的點一點頭，她仍然沒有說話，淚水漸漸地充滿了她的雙眼，她的眼睛朦朧了。半晌，她才低聲說：「我想不到，志堅居然偷竊了一筆公款；他携款一離開公司，便被發覺，警鈴大響，警車在數分鐘內追到，志堅開快車拚命逃亡，到了蕉賴的一個轉彎處，他的車子滾下山

坑，他……他死……死了！」她的聲音啞了，眼淚從眼角流了出來。

「哦，你說的志堅就是耀明公司裏的出納主任，我聽過耀明提起他私捲公款的事。」我發覺楊太太陷入極端的痛苦中，馬上轉換語氣，說：「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唉，這或者就是他所說的命運的播弄吧？」

楊太太伸手輕輕地拭一拭雙眼，眼眶剛剛乾了，又再為淚水潤濕了。

「啊，大概是世界的末日到了吧？天氣為甚麼會如此出奇的燥熱？」我想，一邊把襯衣上的第二個鈕扣也解開了。「啊，雨為甚麼還不落下來呢？」

楊太太並沒有號啕大哭，她歇斯底里地哭了陣，便抑制住眼淚，她用沉痛的聲音說：「照理，志堅離世後，我會好好的來愛耀明了，但，事實並不是如此。我對志堅的愛是專一的、恆久的，好像我們以前向河流所許的願一樣。志堅死了，我的心也隨他死了。我不會再愛上任何一個人，不會的。」雖然，耀明待我是那麼的好，可是，我不會愛他；有時，我也會對他強作歡笑，那不過是一種良心上的驅使，那不是愛，只是憐憫。」

「難道你對耀明一點點的愛也沒有？」我緊逼着問；為了壓抑不住內心的一點激憤，我的聲音未免粗暴了些。

「沒有，一點也沒有。」楊太太毫不猶豫地說。「你或許認為這是一種罪惡，是的，這是一種罪惡！因此，我要在臨死前向耀明懺悔！」她愈說愈激動。「我要懺悔，因為，我一直在欺騙他；我要懺悔，因為，他以一萬分的真情對待我，可是，我却對他絲毫情感也沒有。我一再的說過，我對不起他，我希望他能本着過去對我的情誼，寬恕我！雖然這是一種很困難的寬恕，但我懇求他能應允我的要求，讓我的靈魂在地下可以得到安息。」她雙眼注視着我，過了一會兒，

問道：「你把我所說的，全都記下來了嗎？」

「記下來了！」我點點頭。

「拿過你的記錄和你的鋼筆，我要在上面簽一個名！」她的臉色十分嚴肅。

「好吧！」我把記錄和鋼筆拿近她的面前，她在上面歪歪地簽上了名字，接着，鄭重地說：「你得答應我，把這份記錄交給耀明。」

「我答應你。」我接過了記錄和鋼筆。

「我可以死了！」她透了一口氣，嘴邊露出一種滿足的微笑，過了一會兒，她的臉孔忽然一陣痙攣，把臉上的表情扭得十分難看，當那痙攣漸趨平靜時，她的雙手往兩旁伸直，眼睛漸漸地緊緊閉上。

「大嫂！大嫂！」我驚叫着，可是，她沒有些微的回音。我本能地伸手到她的鼻孔前，微弱的熱氣在輕輕地衝動我的手掌，她並沒有死，我猶豫了一下，狂奔出去。

我撥了電話給陳醫生，高叫着：「這兒是楊家，楊太太病急，請馬上來，馬上來！」女傭被我的緊張神經嚇壞了，她不自禁地哭了起來。

「別吵！太太還活着呢！」我勸導她。「你跟我到太太的臥房去，可能需要你幫忙呢！」

回到楊太太的臥房，楊太太還是靜靜地躺着。我坐在原來的坐位上，注視着她的胸部和鼻孔，深怕她的呼吸在剎那間停止了。

「啊，天氣為甚麼還是這麼的燥熱？」我感到非常的難過和不安，心裏祈禱着：「雨，趕快落下來吧！」

幸喜陳醫生很快的趕到了。

我滿頭大汗，好像在水中浸過似的，昏昏迷迷地到客廳去。

「叔叔，你剛才說過要跟華仔玩的，現在可以和我玩嗎？」不知華生從那兒跑來，他拖住我腰間的皮帶，要求着。

「跟你玩？玩甚麼？」我茫然地說。

「玩新奇的、刺激的遊戲！」華生叫嚷着。他的話無意間給我一個重大的啓示，我澄清了混沌的腦子，說：「華仔，你去拿一匣火柴來！」

「好的！好的！」華生蹦蹦跳跳地跑開了。我剛從胸袋拉出了楊太太的懺悔書，華生已經拿着一匣火柴回來了。我把那三張寫滿了藍字的信箋摺成了一隻飛箭，然後，彎下身子，對華生說：「你劃亮火柴，燃點它的尾部吧！我放火箭給你看看。」

火柴劃亮了，乾燥的天氣使飛箭的尾部馬上燃燒着了，我站起身，用力地將飛箭往窗外擲去，一道深紅的火光在空中劃過，瞬即在窗外熄滅了。

「雨，雨！」我高聲叫喊着，我是如此的興奮和激動，好像是一個從地獄逃出來的幽靈，我直向窗口奔去。

我伸手出去，讓雨落在我的手上，讓雨涼透我的掌心，電閃把我的手照得通紅。

「叔叔！叔叔！」華生跟着跑過來。我抱起了他，指着外面傾盆的大雨。「你看，多可愛的雨啊！」

華生看一看我的臉孔，又望一望茫茫的云海，和閃閃而過的電光，感到十分疑惑。

「哇！哇！」從楊太太的臥房傳出號啕的哭聲，我楞住了，轉過頭來，看見陳醫生垂頭喪氣地走進客廳，他對我擺一擺手，說：「我已經盡了人力！」

華生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大叫着：「媽呀！掙脫了我的懷抱，向後面的臥房跑去。」

我正躊躇着該做什麼時，赫然看見耀明站在大門口，他滿身濕透了，雨水沿着他的頭髮滴了下來。他放下手提包，看一看我，又看一看陳醫生，驚惶地說：「我回來遲了？」

陳醫生點點頭，窗外閃過的電閃映紅了他的臉，接着是一陣「隆隆」的雷聲。

「啊，我真的遲到了！我真的遲到了！」耀明激憤地叫着。

「他究竟在埋怨誰啊？」我想。我想看一看他臉上的表情時，他已經到屋子後面去了。

陳醫生扭亮了電燈，使客廳內充滿一片溫暖；外面大雨帶來的涼氣使我驟然感到有些寒冷，我乃對那發亮的電燈產生一種說不出的喜愛，但我立即覺得我之喜愛那燈光並不是爲了涼意，而是我的心靈在這個時候渴望得到一線的光明和一絲的溫暖。

陳醫生說了一聲：「再見！」悄悄地走了，留下我單獨的和那發亮的電燈在一起。我着迷地癡望着那電燈，燈光令我的精神恍惚，使我有一種飄渺的感覺。

有人把手放在我右肩膀上，接着，是一聲低沉的嘆息，我知道是耀明站在我的背後。

「我回來得太遲了！」他說的還是那句怨艾的話。

「也許這是很適當的安排。」我說。

「不，不，你不曉得，……」他把想說的話打住，他又拍一拍我的肩膀。「來，陪我喝一杯酒！」

我們到餐廳去。

耀明拿了一支白蘭地，倒了滿滿的兩杯，他一口把自己的杯喝乾，接着，又倒滿了一杯。

「啊，真熱！真熱！」他放下酒杯，喃喃着。

我搶着說：「說那兒的話！你不見到外面正在下大雨呢！」

他抬起頭，望一望窗外。「啊，我真糊塗，他嘆了一口氣。「我這個人向來是很糊塗的！」

「小黃，我原先應該搭大前天的班機，可是，我却搭了昨晚的一班，你說我不糊塗嗎？」

「不用自責了！」我勸慰着。「大嫂能在平靜中離世，你是應該寬心的！」

到不安。」耀明又爲自己倒滿了一杯酒。「我做了一件很對不起她的事，竟沒有機會得到她的寬恕。」

「什麼事？」我驚訝地問。

「是關於林志堅的事！林志堅是我們公司裡的出納，你聽我說過的。」耀明臉上的表情漸漸顯得痛苦。

我編着臉孔，厲聲說：「老楊，你別胡思亂想！」

「我知道麗珍是熱愛林志堅的，他們常常瞞着我，暗中來往。」

「你胡說！」

有電閃從窗外閃過，接着是一陣雷鳴。

「我一點也不胡說！我還知道華仔不是我的兒子。」

「老楊，你喝醉了！」

「我沒有醉！我一向沒有告訴過人家的，根據醫生的檢驗，我是沒有生育能力的！」

我明白我無法再替他的太太辯護了，躊躇了一會兒，問道：「你既然知道大嫂和姓林的關係，你爲什麼還那麼愛她呢？」

「愛她？」他冷笑了一聲。「如果，我是真正愛她的話，我應該讓她離開我，跟林志堅結婚，可是，我不但沒有這麼做，而且我還害死了她心愛的人。」他的眼睛露出可怕的凶光。「嘿，你知道林志堅是被我設的圈套，害死的嗎？」

他沒有待我回答，便說：「半年前，我發覺林志堅的神態有異，他似乎急於需要一筆錢，於是，有一天，我特地在保險箱裡留下七萬多元的現款，那一天下班後，他果真回到公司裡，去偷竊那一筆現款，他沒有想到我竟暗中呆在公司裡等他犯罪，待他攜款一出公司的大門，我即按警鈴召警。」

他頓了一頓，臉孔充滿了痛苦和恐怖。「我只是希望把他抓起來，判他十年八年的徒刑，那知他却發生車禍，墜山身亡。唉！真可怕，真可怕！我究竟做了什麼事？我殺死了麗珍的心愛的

人！」

「老楊，你完全是無意的！」我鄭重地說。

「可是，我之不願麗珍和她心愛的人結合、過愉快的生活，却是有意義的。」耀明長嘆了一聲，俯首把杯中的白蘭地喝乾，過了許久，他抬起頭來，用殷切的目光注視着我。「小黃，我現在該向誰懺悔呢？假如你是神，那就好了！」

「假如我是神，我一定赦免你！」我毫不猶豫地說。

「如果，你以人的身份，你將如何判斷我？」

「那我就沒有資格來判斷你了！」

一條電閃的紅光在餐廳的牆上有力地劃過，緊接着，一聲震天動地的雷聲，電燈閃了一閃，暗了，電流中斷了，雨下得越大了；「嘩啦、嘩啦」的雨聲充滿了整個世界，寒冷的涼氣隨着泛濫開來。我並沒有寒冷或黑暗的感覺，因爲，我的心靈上感覺到一道亮光的照耀，它給我帶來無限的光明和溫暖。

如未訂閱本刊，

請即訂閱本刊！

如已訂閱本刊，

請把本刊介紹給朋友

本刊訂閱辦法：

- ① 訂閱三期，叻幣九角；訂閱六期，叻幣一元七角；訂閱十二期，叻幣三元四角
- ② 書明訂閱起迄期數，並用英文大楷書明姓名及地址。
- ③ 將訂費購買一角郵票，連同訂閱單據，一齊用掛號寄蕉風月刊編輯部。

The Chao Foon Monthly, P.O. Box 5,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圓鬧鐘



吳靜子

我有三個小鬧鐘：一個是長約七吋長的長方形的，四週是克羅米質的，中間是一個十四K金的圓圈，裏面白底襯着金色的阿刺伯數字，當它的短針每次指着一個數字時，就自動地發出一陣似鋼琴彈奏的短曲，非常悅耳動聽；另外一個是黑底四方形的，配着淡綠色的數字，在黑暗中可以閃閃發光，看來十分有趣；最後一個是直徑五吋的圓形鬧鐘，黑底，也是鑲着淡綠色的阿刺伯字，亮晶晶的克羅米製的圓周，色彩調和，極精緻可愛！

這三個鬧鐘各有千秋，都有清脆的響聲，同樣的盡了報時的責任，為避免太吵鬧，後來我只讓那圓鬧鐘大展歌喉！前面兩個是我花錢買來的，後面一個，却是學生贈送的紀念品，因此，我最珍視它！也最喜愛它！

現在，我正對案頭的它凝視，只見那大紅的分針有規律地移動，鐘面在燈光下發出各色晶然地光輝。忽見那烏黑的鐘面上，彷彿閃出了許多個熟悉而親切的人影，我的視線漸漸模糊起來，最後我跌入了回憶裏：

一九五九年榴花紅透的五月初

旬，我毅然離鄉別井，帶着三個孩子和一担行囊，去到L城X中學教初中文史，環境雖清幽美麗，但一切都陌生，而人事很複雜，所以在精神上很是寂寞無聊。在那種情況之下，好不容易才挨到了年底！

第二年仍在那兒教書，人事是稍許熟識了，可是發現有些同事喜歡勾心鬥角，又有少數的同事靠着與董事有特殊關係，平常做事說話都很盛氣凌人！還有幾位愛好無事生非，搞得同事間風風雨雨。看了許多事實後，我真有點害怕！因此，我在那兒很少和他們來往，內心實在苦悶！只有與中一X班的學生們，以及高中部幾位同學在課餘談笑時，才感覺有樂趣和安慰。

中一X班的學生，都是在會考後獲得A級的優秀者，所以他們都很好學而有強烈的競爭心；上課的秩序極好，得到授課的老師們一致讚美。課餘的正當活動也都不錯，這麼一來，那班就得到了初中部「模範實驗班」的光榮美譽了！但那份光榮不是我的功勞，而是在於他們能够真正的自愛。

我本想着他們升上中二的，但人事的變化實難逆料，誰知聘請

我的校長決定於一九六〇年底離開學校，於是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傳統作風之下，我與同一年去那兒的七位同事，都不得已和校長同時離開了。我心裏真有點捨不得離開他們，因為一年來我們相處得太好了！一旦天各一方，不免黯然神傷！所以在期考完畢後的那幾天上課時，我提不起平日那幾分鐘說笑話的心情了，同時臉上有淡淡的哀愁，旁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有許多較懂事的男女學生，他們都帶着惜別的神色凝視着我，有兩次，我的心靈難過極了！幸而下課的鐘聲挽救了我。

在放假的前一天，當我發完成績冊的時候，做老師的照例在最後一節課要說幾句勉勵的話，在我那顫抖的聲音說到「再會」兩字的剎那，心想從此一別，以後再難聚首了！接着在情感的激動下，眼淚就如斷了線的珍珠滾了下來！

於是大家沉默無語——是驚奇、痛苦的混合表情。忽然，一個聰明的女生站起來，懇切的問道：「吳老師，聽說你明年要離開我們了，這是真的嗎？」

我被她這一問，心裏更加難過

起來，我說不出話了，只得含淚點頭。全班同學不約而同的低頭無語，看樣子，他們的心靈也被離愁別恨所苦了！

回到寢室，我倒在牀上又痛哭了一陣，為什麼我很想和他們生活在一塊而不能呢？

當天下午，我正在清理行李時，突聞一陣敲門聲，我忙打開門之後，只見中一X班的正副級長，各人拿着一包東西，以沉重的心情走進房子，正副級長懇切地說：

「吳老師，這是全班同學們送給你的一點小禮物，你看見它時，就如同看到我們一樣。」

「還有這包水果是送給小弟妹在路上吃的，吳老師，東西少，請莫見笑吧！」副級長補充說。

我見他倆說得很誠懇，難却全班同學的盛情，只好收下了。

「你明早甚麼時候走？吳老師！」正級長問。

「大約九點。」我答。

「那長，我們八時半準來送行。」副級長又懇切的說。

「不必了，謝謝你們的禮物！」我送走了他倆。

我打開個紙包，嘩，是一個克羅米中型的圓鬧鐘，下面一本嵌有西洋風景的深綠中型相簿，它是全班女生送的，此外還有十粒橙子。德士離開L城，因為我怕前一小時坐依依不捨的淒涼情景啊！……

回到家，不知不覺有一年了！這個帶着純真聖潔的師生之情的書桌上，同時也有哀愁往事的圓鬧鐘啊，我要永遠地珍視它！喜愛它！



旅途

· 藍影 ·

火車留下一陣長鳴，就像蛇一般蠕動着長長的身軀，慢慢地開出火車站。

她還是依依地向漸漸漸漸變小的母親揮手，直到火車已經完全出了站，母親的影子看不見了，她才無精打采地把伸出去的手收回來。無可奈何地看看脚下那個母親親自給她理的箱子。她忽然感到一陣的難堪；剛才忍了好久的眼淚，這一來，都湧到眼裡了。她重重地向後靠去，合上眼睛，讓淚水一條一條的從雙頰流下來。她也不去揩它這些熱辣的淚水，在臉頰上，雖然癢癢的有點不好受，但是，她感到心裡的鬱結的悶氣，也隨着這些淚水一點一點地流出來。

在家裡，怕母親見了難過，怎樣也忍着不哭，現在沒有母親在跟前，火車廂裡又空空的，沒有幾個人，而且都在打瞌睡，她再也不計較禮貌的事了。從小就養成的不願在他人面前流淚的倔強的牛脾氣，這一來，也都喪失殆盡了。這也難怪，從小就沒有離開過家，這一去，就幾百哩；而且又是自己一個人，到那陌生的地方去；誰知道前面是一條怎樣的路等待着她的呢？誰知道這要憑着她自己去摸索的道路，將是平坦的，還是崎

嶇的：是光明的，還是黑暗的？離家的辛酸，前途的迷惘，是怎樣的在折磨着這個單純的心靈！

火車越跑越快，市區已經遠遠地被拋在後面，擺在前面的，是一大段市區以外的、人跡少到的郊野。鐵路的兩邊，是一片小樹、藤蔓和茅草。有時候，斷斷續續地會出現一兩個小水潭。那是一面藍綠的水，水邊總是擠滿了許多野草，好像都在爭取着這一點難得的綠水，好滋潤自己，也好照照苗長的情影。「只是那麼小的一潭水，那麼短的水潭的邊沿，而許多小草都有他們立足之地，世界這麼大，學校那麼多，竟沒有我立足之地，竟容不了我一個人！」她嘆息着。加倍地覺得難過與委曲！僅僅十九歲呵！就要永遠地離開學校，離開家，憑着那一點點的學識，在各式各樣的生活競爭下，為自己，為家，為姊妹們的教育而競爭了。

許多人說她脆弱，說她經不起打擊。但誰了解她的隱痛：誰知道她的重負？她渴望讀書像一個在沙漠中渴望水源的旅人。但是，她能讀書嗎？每天清晨，拿個書包上學，在別人，這是輕而易舉的事。在她，這只是要咬緊牙關活活咽下去

無題

麥留芳

說掌地球之軸以赤手
碎大地之厚以么噶
宇宙之魔不禁凜然而笑

三道江河製一股毀世洪流
只是欲咆哮而不能
借太陽之火種

煮它們以所有生命之熱吧
那時諸水當憤然萬丈
怒不可遏

山嶽星辰遂盛昏昏不支

呼胸腔不盡之士氣于蒼穹
莽莽黃漠之風沙隨之而起
兼有千雷萬靈之力

窮兇極惡的宇宙之魔窘困而匿
年青的生命遂傲視而笑
笑再強硬的也終歸荏弱

閒描

。喬靜。

海風吹來暖和的氣息
飛飄了老印度人乳白的鬚鬚
堤壩斜面般移移嬌麗麗影
誘動了小孩貪欲之心
吼聲梳來一巨粉花猿滾
那麼一場短時的曇亂
浪花賤濕了小孩的身體
何時夢幻失落在海底

失望與憤恨編織在小小的心靈
什麼事激起水花濺濺
那是一尾被誘着的魚
顯然一點都還未放鬆疲憊
與強權作最後生命的掙扎

的一點希望呵！有人告訴她將來的道路是長的，遠的，現在雖然苦些，將來要變好的，將來，也許她又是一個學生了。這是可能嗎？說是容易，她知道這個希望之火，已被她自己吹滅了，不是她自暴自棄，事實是不可能的。比她小的弟弟要唸書，妹妹也要唸書。年老的母親，多病的身體，再能支持多久呢？她是一輩子都不能丟開家不管的呵！也許等到弟弟妹妹都長大了，能出來做事了，她的負擔可以減輕些，她們的生活也會改善，但，這是很遠很遠的將來的了，現在來說，來想，都未免太早了。而且，那時候即使生活改善，她自己年紀也大了，心境恐怕也蒼老得再也提不起勇氣來唸書了，這麼說，生活盡可以改善，她的學業卻不能改善呵！

「唉！如果有一個哥哥就好了！」她移動了一下身子，不覺又嘆起氣來。她的確需要一個哥哥，需要多一個人來和她分挑家庭的重担。這總比她一個人苦幹好些，雖然，她並不會想過要擺脫自己的責任。爲什麼要擺脫呢？作爲大女兒，她從母親那裡所得到的母親的愛也比姊妹們多，現在應該是她站起來，養家，顧家的時候了。不過有個哥哥，在心靈上會多一種依靠，也會有更大的勇氣來面對現實。做什麼事，也有多一個人可以商量啊，母親什麼事都作不了主。不管是她自己的事，家裡的事，都要由她來決定，雖然她不算是一個毫無決斷的人，但許多事情，常常使她傷透了腦筋，多一個人，就等於多一副腦筋，想起來，自然沒有那麼費勁！

「孩子，妳雖然也不算小，但妳畢竟是一個女孩子，一個女孩子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工作，我總是不放心的。妳千萬要處處小心呵！如果妳是一個男孩子就好了。」母親的話，使她有很大的感觸。「真的，」她想，「如果我是一個男孩子，那就好了！不要說什麼，就是氣力也大一點！氣力大，什麼事都可以做，白天晚上加起來，她總可以多賺點錢。家裡太需要錢了，——有時

她真爲自己處處以錢着眼的念頭而慚愧——母親年紀大了，還要做大一堆家務，雖然她自己總是說身體好，可是每次看到那雙緊皺的眉，她就知道母親在忍受很大的痛苦了。多少次睡不着，聽見母親在用手捶背，她就知道母親的身體並不如她說的那麼好，她常常在心裡打算，多找一點錢，給母親買一點補品。然而，這也只是打算而已，連她自己也不敢說這要什麼時候才能做得到。如果她是男孩子，這可能好些了。至少這次出門，母親也不必，考慮再考慮，甚至幾個晚上睡不着。男孩子到遠地總比女孩子輕易和方便，社會對女孩子的傷害，也總比男孩子大呵！

火車駛入隧道，車內的空氣頓時悶熱起來。好久，這一節車才出了山洞，她趕緊伸出頭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後面的車箱，一節跟着一節，慢慢地移出來，是那樣的從容不迫，好像一隻隻黑熊。「火車終於突破了黑暗！」她有點快樂，情緒也好了。這一帶都是一座座的山，山與山之間的谷很深，火車在谷邊走，谷底的樹，在上面只可以見到短短的一截，然而，他們的枝幹都是很粗的，葉子也很茂盛。「從谷底長得上來，也不容易呢！幸虧它們有的是先天優厚的條件，那些體質纖弱的竹子，就只好長在谷底了！」她在惋惜，也有點不甘心，是爲自己嗎？

真是沒有先天優厚的條件，就不能出人頭地了嗎？樹長得粗，長得高，也伸得潤，可以多吸收雨露與陽光！在底下的竹子，長得細，長得矮，縮在那兒，太陽是沒法子照到他的。他不掙扎嗎？他應該掙扎的！火車轉了一個彎，她眼前忽然一亮。看啊！那不是一叢竹子嗎？多高，不是也跑上來了嗎？油綠的葉子多亮！將來，將來誰知道會是怎樣呢？但是，瘦弱的竹子也會長到谷邊來的，先天的不足，不是還可以後天努力補救嗎？

她默默地合上眼睛，這次不再流淚了，她只是離家很遠了。

啊，晴天！

綠穗

啊，暴風雨後的晴天，
溫暖瀰漫着蒼穹，
憂悵因你到來而撤走，
歡笑寬潤了人的心胸。
酣睡着的經已蘇醒，
涼風輕送，萬物抬起頭，
望向那美麗晴朗的天空，
暫時又忘了心靈的苦痛！

米鄉頌歌

林蕙

碧綠的稻田長又長，
碧綠的稻田廣無邊，
高山峻嶺迴避了，
剩下青色又青色的笑臉。

年青的夥伴，青春的稻穗，
你們多熱愛烏黑的土壤，
烏黑的土壤是母親，
養育你們如此美麗而健康。

八月的陽光如金花開放，
細細的腰肢爲何這般柔軟？
可是歡迎借路的過客，
凝眸向你們，拍手且歌唱？

碧綠的稻田，農人多愛你，
風雨陽光希望你快快成長，
痴情的運河與稻草人，
日日夜夜都爲你痛苦守望。

驅車奔馳在公路上，
兩旁的稻浪看得眼好酸，
吉打的稻田是綠海，
吉打是我們富饒的米倉！

虎

。莎鈴。

虎有血盆大口、炯炯有光的眼睛；牠的吼聲，會使人感到陰森可怖、毛骨悚然。

小時候，我住在一個偏僻的鄉村裡，常常聽到大人們講述許多關於老虎的故事，但其中不外是怨咒老虎的殘暴，說他們怎樣殘害無辜的人們與家畜的事，因此，我對老虎便產生了一個可怕的觀念。幼小無知的心靈，只一味相信老虎的兇橫殘暴，却未曾想到虎之所以要侵犯人類安寧的原因。

在許許多多的虎的故事中，最引起我的興趣而也最使我害怕的，要算是祖母所講的「虎災娘」的故事了；她說老虎會在怎樣的時刻變成人形，而混入人羣中去吃人。雖然這些都是神怪的傳說，不管是真是假的，這些故事却早已牢牢地印在我的心版上了。

小孩子原是沒有什麼主張的，他們只會盲從地信大人們的話。因此，每當他們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哭鬧了起來，大人們便會故作緊張地哄着他們說：「再吵鬧，當心老虎來把你腳去了。」這些話像有很

大的神威似的，孩子們聽了便果真安靜下來。

或且是受了大人們的影響吧，我對老虎的憎惡也日漸加深；但說句可笑的話，到那時候為止，我卻還未曾看見過老虎的真面目呢！我只是盲目地憎恨着。

然而，等到我稍長大了，對老虎的憎惡，却漸漸被另一種意識淹蓋了。

那是在我進學校讀書的前一年的事。當時，我們是住在關丹郊外八英里的一個山村中，那兒只有疏落的而且隔得遠遠的幾間屋子、和幾片果園及菜園，除此之外便是莽莽的大森林了。因為我們的家最深入山中，所以，連那條通往我家的茅草小徑，兩旁也都長滿着茸茸的茅草。

那是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在睡夢中忽然被一種嘈雜的聲音驚醒過來，當時屋子裡黑暗極了，只見屋外有很多狗的吠聲；我知道，這一定又是野豬或其他野獸來侵擾我們了。我的心裡雖然也有些害怕，但我想，以我叔叔和父親的獵

鎗，哥哥的鐵戟，是絕對可以對付牠們的。於是，我極目向屋子內四處搜索，果然看見父親、祖母、叔叔和哥哥都蹲在屋子的一角，從壁心縫中向外面張望着。我爲了好奇的驅使，也跑過去想看個究竟，父親看見了，便立即用手示意我不要作聲。我蹲在母親的身旁，從壁縫中望出去，在微弱的月光照耀下，我看見一隻龐然大物，慢慢的，一步步向左側的樹林裡走去，我家那幾隻狗雖然仍在狂吠着，但却不敢逼近牠的身旁。等到那隻龐然大物走到不見了踪影，而家裡的那幾頭狗也不再吠的時候，大家的心情才稍爲鎮定下來。他們談論着，我才知道那就是大人們常說的老虎了。

於是，我驚疑地問父親：「剛才你們爲什麼不用獵鎗把牠打死呢？」

「因爲牠並沒有傷害我們，所以我們也不能傷害牠。」父親這樣說。往後的一些日子中，我的腦海裡都有着老虎的印象，但使我更覺得奇怪的，是從父親那天晚上的談論中，知道他遇見老虎，顯然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以老虎的兇橫殘暴，爲什麼父親却没有遭受到牠們的傷害呢？

有一次，我跟父親到附近的一個小市鎮去，回來的時候，已經將近傍晚時分了。在山村中這時候雖很涼爽，但却帶有一點陰森的感覺。父親拉着我的小手走着，他一路上給我講述許多有趣的故事。當走到離我家大約還有一英里遠的時候

，忽然，在離我們不遠的一塊很大的石頭上面，我看見一隻老虎蟄伏在那裡，炯炯的眼光正望着我們，我無知的對父親說：「爸爸，你看見那邊有一隻老虎嗎？」

「那裡有什麼，小孩子別亂說話，走快一點。」父親似乎生氣地說。他的手把我的手捏得疼極了，拉着我快步地走着。我看着父親臉上懼怕的表情，和那一粒粒如豌豆般大的汗珠，真差一點使我哭出聲來。

我無可奈何地走着，到了家門口，他才放鬆了我的手，吐了一口氣對我說：「小孩子以後千萬不可亂說話，知道嗎？」我點點頭，心裡在想，父親剛才分明是看見那隻老虎的。於是，我驚異地問：「爸爸，婆婆說老虎是最殘忍兇橫的野獸，見到人就要咬的，爲什麼剛才那隻老虎却不咬我們呢？」

「因爲我們並沒有傷害到牠，牠也當然不會咬我們的啦！」父親說。

當時，我雖不明白父親所說的這句話的意思，但我想，這或許是與父親幾次遇着老虎，而沒有遭到牠們的傷害有關吧！

如今，我長大了，我開始明白許多事理，開始明白人類之所以有許多爭鬥的原因；我甚至更聽到或且看到有許多自譽爲「馴和動物」的人，却做出許多比老虎更兇殘暴的事。

怒

吼

蔡文甫

金德輝拉着太太左膀臂。說：「好啦，好啦，不是兩圈打完啦？」

「別急嘛！」金太太把圓背藤椅向前挪一挪，要掙脫丈夫的手。「現在風頭好順。等一會兒，有你打的。」

「什麼話？不行，不行！」金德輝不但不放手，兩手伸進她的胳膊下，想抱起她。「上午你說，到下午給我打。吃過飯，你搶先坐上桌，說打完兩圈讓讓。現在又有藉口，等一會，你就要叫我吃過晚飯再來——」

「吃過晚飯打，再好沒有了。」金太太兩臂向前一伸，撈回大把的麻將牌，在面前搓洗。

「不行，不行！」金德輝從膀臂下面抓着太太的手腕。「昨天也是這樣，妳說：『晚上你怎能打牌？明天你有正事，還是早點休息——』這樣，我不是一輩子打不成了？」

牌桌上的人，聽金德輝學得太太說話的腔調，大家譁笑起來，故意把牌搓得「希里嘩啦」特別響。其中一個猛拍一張牌，尖聲叫：「好！」金太太不好意思了，牌向前一推，站起身，扯一扯綳的旗袍，兩手拍着下擺，像受了無限委屈，要趕走霉氣。「賭不死的賭鬼，讓你賭吧！賭輸了，看——」

「看什麼？」一個人接上去，「金德輝，看要被罰跪！」

又是一陣哈哈笑。金太太扭身衝出客廳，站在走廊。覺得這班賭客特別討厭。家庭間夫妻瑣事，有什麼好笑？如果不是新年——如果不是自己還要打牌，她真要把他們轟出去。

「金媽媽，真好玩。」隔壁的小平，手裏拿着「爬繩」的玩具。小平把繩一扯，繩上的鐵皮人，就彎腰向上爬一點。他偏頭翹着嘴脣說：「我媽媽買的，妳家有沒有？」

「我家沒有，送給金媽媽好不好？」金媽媽蹲下來，和四歲半的小平一樣高。

「不要。」小平轉一個身，又扯動鐵皮人。金太太回到客廳，揭開紅色圓果盤的蓋，抓起一把糖，走到小平面前。「小平，學狗叫，金媽媽給你糖吃。」

小平伸長頸子，看她手中用玻璃紙包着的紅、黃色糖果。「汪汪」叫起來。

金太太捏一顆糖給他。小平剝去紙皮，納入口中，右小腿彎起，左腳連續跳，嘴裏還不斷的「啞啞啞」。

她眼睛笑成一條縫。伸平握糖的手掌。說：「小平，學狗爬，糖都給你。」

小平低頭看自己穿的過年新衣服，那是灰上裝，藍色牛仔褲。順眼看到污泥塗滿走廊的水泥地，光是搖頭。但眼睛又盯在金媽媽手中滾動的糖，像拿不定主意怎麼辦。糖被牙齒咬得「格格」響，分成許多塊。

「你聽話，乖，我喜歡你，我家還有好多糖呢！」她彎腰，兩臂向前划動，問：「像這樣，不會嗎？」

糖塊在口內溶化，愈來愈小，小平受不住糖的誘惑。問：「我爬，都給我？糖？」

「當然嘍，快爬！」小平把鐵皮人連繩放進上衣口袋，彎下身子

，在地上爬着。小平的母親吳太太從門內探出頭，大聲喊：「站起，小平，快。要打啦！」

聽到母親聲音，心慌意急，腿一軟，左膝蓋落地，榜上塗滿泥污。

吳太太箭步竄出，抓起小平，看到金太太手裏的廉價糖，知道是金太太逗他。「你不乖，不聽話，沒有出息，」順手便擱他一記耳光，拖他回家。「爲什麼不學好呀？」

小平頓着脚步哭吼，回頭看金媽媽手中糖，覺得不能吃虧。「糖啊，你說過，全是我的。」

吳太太更惱火，又給他一巴掌。「糖！糖！糖！你真不曉得好歹！那種糖怎麼能吃？」

金太太看到她把小平拖走，連打巴掌。楞在一旁，感到又氣憤、又難爲情，逗別人孩子，自己理虧，祇好忍受。現在却欺到自己的頭上，糖是她給小平吃的，說小平不曉得好歹，不是在罵她？

「吳太太，講話客氣點，左鄰右舍的，誰不知好歹？」

吳太太扭轉身，把小平捧得團團轉。「怎麼啦？自己的孩子，還管不得？」她就看不慣金太太那種怪樣子。也不瞧瞧自己年齡，三十七歲，快四十了，還把頭髮剪成「夏萍」裝。臉上的粉和胭脂刮下來，可以刷一堵牆。說話時兩個大耳墜子搖搖盪盪。在家裏也這樣妖裏妖氣的，丈夫爲什麼不管管她。吳太太接着說：「人哪，是骨頭賤，不管，全變了，變得沒有人形了！」

聽到諷刺的話，金太太全懂。猜測地說：「管妳那個寶貝兒子，不要含血噴人！你那個活寶貝，有什麼了不起？除了你那個命根子以外，還有什麼值得驕傲的？」金太太覺得自己一切，包括吃、穿、用都比她強。吳太太丈夫是個小公務員，成天和窮苦打交道。不像她的丈夫生意來、生意去，錢「滑滑」的。她真不把吳太太看在眼里。

「這『活寶』，沒有什麼了不起，妳爲什麼

要逗他？」吳太太把小平拉緊些，好像抓着小平就得到勝利似的。左手拍着他的後腦壳，說：「有本領，妳也生一個呀！」

金大媽結婚十二年，沒有小孩，最怕別人提到她的短處。平時她丈夫常常說離婚，又說討小老婆。所以，她儘量把自己打扮得年青些，想靠愛情抓牢丈夫。現在吳太太竟當面嘲笑她，她真怕被丈夫聽到。回頭望進門內，才想起丈夫在打牌，心放下了。「別得意啦！你們家除了生孩子以外，還懂得什麼生活藝術？不打牌，不看電影，不跳舞……呀，呀！一天到晚就是『生孩子』，『生孩子』……」

吳太太還沒來得及反駁。小平這時哭已停止，知道吵鬧與自己無關。便伸手向金大媽，說：「糖，我要。」

金大媽正沒好氣，這機會來得恰巧。「窮人生窮子孫，窮相！拿去！」手一揚，糖塊紛紛落在小平附近的泥地。

小平彎腰想去抓糖，吳太太又給他一巴掌。「糖、糖、糖錢買的糖，不要吃！」她滿着吼叫的小平往家中走。憤憤地說：「窮得硬氣，要什麼緊。不偷、不拿，又不當酒吧女——」

金太太手指着她，搶着說：「妳：妳……」這時，吳太太的丈夫，近視眼鏡比頭先伸出門外，手指着說：「妳——怎麼會和她們一樣？吵呀，鬧呀，打呀——」

「人家找到我，幹嗎讓人……」吳太太昂頭走着，像打了一個勝仗，不看她，也不理她，踏進門內還在嘟囔。

金太太氣得直抖索。婚前，當二十七天酒吧女，碰着現在丈夫結了婚。這事祇有丈夫知道，為什麼她也曉得這秘密？

愈想愈不能忍耐，衝向客廳，雙拳打在丈夫背上像搗蒜，眼淚滾滾，口裏喊叫：「你……你們都欺侮我……」

「不行，不行！」丈夫站起，轉身對着她，

雙手一攤，說：「欺侮妳？誰呀？才打三副牌！好，好，好，讓妳，讓妳！」他向外橫跨一步，座椅空下來。

金太太楞住，立刻覺得當着這麼多人，當然

神語

·金沙·

我來時，你以沉默的歡悅頌揚自然界的

奧秘；

金色的歲月如美麗的河流正潺潺的流；

日月長在天際照耀，星斗長在蒼宇轉移，兩極的引力更爲接近。

我來時，荒殘的田園被陽光吻綠

凋謝了的花架被雨珠潤紅；

浩大的音樂及嘹亮的歌聲正娉娉

孌穿過維也納的森林，翩翩飛越太平洋的中途島

自天上有無數的太陽與無數的銀河永不

停歇的馳騁着，自恆星的光源永不間斷的照射着，

宇宙乃亙古不滅。

當憤怒而澎湃的大海展開胸襟時，

當莽莽的原野長滿芳草與香花時，

當無極的天宇有彩雲自由的悠遊時，

當澄清的江底有游魚羣與逆流戰鬥時，

你猶思及神聖愛情的多姿

你猶感及神聖愛情的美麗

然而——

時間是我的靈魂，我生長自無始無終

空間是我的身軀，我居宿於無所不在

凡俗的萬物不可窺視我的形象，我的尊

嚴。

不能談這問題，那祇有等到晚上……，現在有牌打也不錯。於是，橫着膀臂，用左手心中的綠手帕拭一下眼淚。坐在椅上，把面前的牌看一張牌，往桌上猛地一拍，說：「發財！」

（雷神的咆哮，海神的怒吼，乃象徵我的不容侵犯的尊嚴）。

黎明與黑夜由我駕馭，

死亡與黑暗由我統治，

風雨的起落受我指揮。

我願以我超然的力量聚一團熾烈的光焰

毀滅天堂或地獄。

當熊熊的潛熱的火海激怒火山之神時，

當浩浩的浪濤瘋狂迫向壯麗的大地時，

當芊芊的芳草與艷麗的花樹經風暴而凋

亡時，

當春日的園林被冬日的嚴寒圍襲時，

河川投以冷冷的容顏，高山發出憐

憫的微笑

天宇撒下灰色的網，大地呈現悲慘

的枯稿。

而此刻，西奈山的神明將頹喪嘆息

不再點燃嶺峯上長年不滅的聖

火

文明的羅馬、輝煌的希臘、榮耀的埃及

，從此朽爛，

歷史的河流淹沒文化的峯峭、文化的宮

闕

歷史的表情由喜悅而轉爲悲慘憂鬱，

歷史的容顏酷似癡婦女——突變不定

因而我再來時，你以沉默的悲哀詛咒自

然界的卑陋。

……

……

靜夜的思潮

冰谷

暮靄從朦朧的遠山漸漸褪澹，
黑夜無形的巨翼接踵曳臨，把宇宙
萬物緊緊圍圍，大地遂在夜的籠罩
中。

一彎眉月爬上橡樹的梢頭，霜
雪般的銀輝，透過密密層層的翠葉
，由隙縫間把光亮移進我的窗牖，
柔和而可愛。幾顆疎落的星點，嬌
嗔也似地高懸在蒼穹，鬚髯一個萬
種風情的美麗女郎，顰笑着對我謎
弄瞞眸，有無盡的心語向我低訴。
窗外很靜很靜。枯樹上一向不
甘寂寞的夜蟬，此刻也想窺視靜夜
的神祕，一聲不響。莽草叢中的豸
蟲，石罅間的蟋蟀，也在編寫着沉
靜的夢幻。

靜，靜，一切都歸於靜！
啊！多寂寞的夜呵！
靜靜的夜，我有靜靜的思緒；
回憶的索，把我縲纏得緊緊。
時光的流轉嬾遞，有如白駒過
隙，匆匆又無情，在其冥無聲息中
，幾度花謝飄飛，葉落葉長，於眨
眼之間，早成陳跡。
人世間，也許有着可以彌補的
過失，但絕不是時光。光陰的馳騁
之輪，一如滾滾東去的江流，永遠
永遠沒有回頭的時候；它默默地來

，又悄悄而去，誰都不能挽留。
不是麼？你離開這偏僻靜謐的
小村子，會幾何時，又經歷了無數
月日。

「彩萍走了！」當這消息傳入
我耳際，我感到訝疑。你要走，遠
遠地離開這使人窒息的村子，奔向
自己理想的前程，我是知道的，因
你會私下對我表示過，而我又深信
你堅強底意志；但你去得如此匆匆
，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確
確，連做夢也想不到呵！
然而事實上，你是走了，默默
地走了；沒有叮嚀，沒有祝福，更
沒有依戀。

於是，在這岑寂的村子，再也
見不到你的倩影。不過，我却無法
將你從心版上剔落。你深深的酒渦
，殷勤的慰語，圓圓的笑臉，以及
烏溜溜而閃爍着聰慧輝茫的雙眸，
永遠迴繞在我周圍，嵌鑲在我心靈
深處。
我感覺得內疚與遺憾，未能予
你絲毫匡助，甚至一句鼓舞的心語
也沒有。不過，倘若你明白我的處
境困難的話，我深信，你會原宥我
的苦衷！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

合。」對你的悄然而別，我不但沒
有悵惘與難堪之情，反而帶來無限
忻悅，因為你已經躍出藩籬，去創
造自己幸福美麗的新生道路。

抖落往昔一切的憂悒吧！人生
原是一場永無休止的戰鬥。要想自
己的生命開花結果，那麼，在人生
舞台上，必須忍耐一切痛楚，努力
開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人生的旅途不會永遠崎嶇，逆
境過後就是順境；無邊的黑夜的後
面，踵接而來的是黎明；當狂風暴
雨樹立起白旗，晴天便露出明朗的
歡顏。所以，你不必沮喪，更不應
嘆喟？

緬懷過去歡樂的日子麼？青山
常在，綠水長流，只要生命的火焰
還未熄滅，在時代的波濤裏，重溫
舊夢的日子多着。「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鄰。」又何必悵喪相聚時
短呢！
聊借秋風寄意，敬告你別後的
片段時光。
時間還未駛走你對相思樹的記
憶吧！麗日懸空的晌午，我常獨自
徜徉於樹下，任憑軟風的輕吻，把
滑落地面的相思子顆顆撿起，企圖
尋喚失去的夢影。

絳紅得發亮的橢圓珠
子，是你挺喜歡的。在樹
蔭底下，我們聆聽過相思
子纏綿悱惻的哀怨故事。
記得麼？你聽後感動得淌
下淚跡哩！也深愛着紅豆
子，在姍姍可愛的樹影搖
晃中，我編寫過旖旎的星

星之夢！
村子前的江沙河，會流盡許多
許多我們的夢跡，綠水悠悠，兩岸
風光依舊。近逢雨季，河水高漲了
，魚蝦必定不少；靜夜的河畔，蛙
聲處處，常有數盞河燈徐徐飛動，
那是捉蛙的人在尋找希望。
然而，這一切的一切，已與我
無緣，也引不起我底興致。對這發
霉的陰霾天氣，我人悒悒，心也悒
悒。

青山、白雲、流水，朦朧我的
記憶。
從此，橡林間飄蕩的落葉，風
雨裏凋萎的殘花，草原上迴腸的牧
鈴，暮靄中璀璨的雲彩，都激起我
思潮的波瀾。
此刻，一切都入了夢鄉，我則
無法成眠。對着渾圓的明月，我悄
悄地攤開信箋，欲問候漂泊異鄉的
你；然而，提筆沉思許久，千頭萬
緒，心如亂麻，直到雞鳴月落，信
箋依然一片空白。
你的萍踪，渺茫難測呵！
最後，我寫下了這兩句——
「但願人常久，
千里共嬋娟！」

狗的故事

梁誌慶

也許是因為天賦予人類一顆同情心，所以對於一件悲慘的事，往往會發生惻隱之情，雖然，那事已湮沒久遠，可是，偶然憶及，也會憐哀迴腸的。

每當夜深人靜，簷角溜滴着露水，跌落在水門汀上達達作響的時候，偶然傳來了一陣狗的長嘯聲，在夜空中迴蕩着淒涼的音波，這當兒，我便會想起牠：烏嘴，一頭可憐的狗！

而當我想起這條可憐的狗時，烏嘴就彷彿走出了我記憶之門，向我搖起友愛親熱的尾巴了。……當牠的尾巴越靠近我時，我便伸出了友愛的手，習慣地想去撫摸牠的頭，同時輕喚牠一聲：「烏嘴！」

可是這一輕喚，倒使我從迷惘中喚醒過來；一看，眼前並沒有烏嘴的影子，於是，我心中便覺得若有所失似的。

「烏嘴到現在是活着還是死了？我打心裏問自己。」

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八年了，我不見烏嘴已是八年了。八年來我不會忘過烏嘴。

我說烏嘴是條怪可憐的狗，因為牠出世不久，牠的母親便死了，烏嘴就成了孤兒。

在我那個村子裏，養狗的人家雖不少，但，他們多數是飼養雄狗，沒有人喜歡飼養雌狗；那一年，村子裏不知從那兒來了一條雌狗，居然在這兒安居下來。不久，這條雌狗就生了三頭小狗；這三頭小兄弟之中，有兩頭是胖肥可愛的，很會耍戲，而其中有一頭黃色毛髮的小狗，是大概上天有意虐待牠，竟是一身疙瘩，瘦弱得很，老是顛抖着身子，好不可憐，牠就是烏嘴。村裏的還沒有養狗而喜歡狗的人家，先後領了烏嘴的兄弟去養，但烏嘴始終沒有被人看中，就只跟着媽媽，吮牠媽媽的乳頭。可就這麼不幸，三個月後，烏嘴的母親不知害了什麼病，丟下了烏嘴逝世，於是烏嘴就那麼孤零零的一條，過

着孤苦零仳的生活。

烏嘴成了孤兒後，生活自然更苦了。牠那瘦弱的身子是够使人憐憫，何況鄰居的狗還時時欺侮牠，但烏嘴還是堅強地活下去，牠垂着尾巴，寸寸在人家的周圍。

那時，我只有十二歲，還在小學唸五年級，對於狗的印象既不喜愛也不討厭牠，存着可有可無的念頭。

直到有一天，我的華文老師依着課文用故事教學法，講了個「賣火柴的女孩子」的故事給我們聽，我對狗才改變了觀念。

我那位華文老師的演講實在有天才，他的表情語調都深深打動了我幼小的心靈。最後他說：「孤兒是不幸的，你們應該同情他們，愛護他們，孤兒實在是需要人家的愛護。」

那天放學回家後，瞥見烏嘴顛抖着身子走進我的家的後門來，我忽然感到烏嘴不是孤兒嗎，我應該同情牠呀。

「烏嘴，烏嘴，囉囉囉！」我引出右手招喚牠來。

牠露出無神的眼光看着我，搖着友善的尾巴，仍然顛抖着身子，就只站在門外，不敢進來。

我盛了些冷飯，加上菜湯，拿到牠的前面給牠吃。或者牠是飢餓的緣故，所以牠很快就將飯吃完了。牠對我搖搖尾巴，走了。

以後牠就時常到我家來，我也時常拿些飯給牠吃，不久，彼此也就混熟了；烏嘴就這樣和我做了朋友，只要我向牠揚手招喚一聲，牠便會搖着尾巴，走到我的跟前，親熱地偎着我。

我小時候，家境頗好，加上父母的溺愛，整日東留西跑，頑皮也出了名。我也時常跑到漁家茅舍，聽漁人們談話，聽他們講故事。大概是因他們沒有孩子，所以他們非常喜歡我，他們往往買東西給我吃，而我也因此樂得跟他們來往。而烏嘴呢，因為牠是條沒有歸宿的狗，所以也常常周旋於這些漁舍，找

尋食物，也因而牠跟這船漁人混得很熟。

鳥嘴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慢慢長大起來。漸漸地，牠再也不是條瘦弱的狗了，不再是條沒生氣的狗了，牠的身子長得很肥壯了，氣昂昂了，要是一見到牠現在健壯的樣子，誰敢斷言說牠出世時是條瘦弱的狗呢！

一日下午，我照例又溜到添水伯——一個漁夫的茅舍裏聽他們聊天。

在一起聊天的有好多位，記得當時在一塊兒談天的還有阿四伯、大峇伯和水興伯等。初聽他們談的全是捕魚的事，並沒有什麼奇特的地方。後來添水伯話鋒一轉，談到食的方面去，又談起關於吃狗肉的事。

「狗肉是最好的補品，吃了健壯，不畏寒冷，像咱們討海賺食的尤其適合吃狗肉。呃，我自從在中國吃過好幾頓外，來到南洋就一直沒吃過，沒吃過，心裏老就愛吃。」

話頭一引起，大家盡就談吃狗肉說應該怎樣煮，怎樣配藥方才有補身體啦，你一句我一句，好不熱鬧！那時談呀談的，竟談出一個濟公活佛嗜吃狗肉的趣事去，後來又講吃蛇的玩意，最後又回到談狗的問題來，好像他們都是吃狗肉如命似的，個個都可當起吃狗肉的博士或專家哩。

當時，大峇伯就提起大家應該來嘗一頓狗肉，大家都齊口同聲說

：「好啊，有機會相招呼呀！」反應異常良好。事情也就這樣告一段落。

以後他們有沒有再談吃狗肉的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那時因為年紀小，沒見識，平時就只知常吃的肉類有豬肉、羊肉、魚肉……；却從沒有聽過吃狗肉和蛇肉。對於他們談吃狗肉的事並不相信，只當他們是無話隨便扯的謬論，荒唐的話題，因此也就不去追問，他們話一說過，我也就淡忘了。

誰知由於我的無知與幼稚，我也因而就失去一個朋友！

日子就像無名河那樣地過得很平靜，潮起潮落，流水無情，悄悄，又過了一些日子。

有一天黃昏，山城披著寂寞的陽光，屋背上升起嫵娜的炊煙，向遲歸人催回。

我用過晚餐，又溜到添水伯的茅舍來。但當我走到他茅舍前，我看見添水伯一手拿了一碗冷飯，另一手握了根粗木棍，走向偏僻的地方去。我覺得他的行動奇怪，便躡足跟着他去，然後躲在一棵樹後窺視添水伯的行動。

只見添水伯放下了那碗飲在地，兩手緊握着粗木棍，嘴裏呼喚道：「囉囉囉！」

一會兒，從偏僻的角落裏，鑽出一條黃狗，搖着尾巴，大概因為那條狗和添水伯混熟了緣故，所以牠並不迴避他，直接跑來吃飯。但當仔細看個清楚時，我的精

神馬上緊張起來，那條狗不正是鳥嘴麼？我頓然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立刻覺到有一陣不幸風暴將來臨的預兆。

「你不能殺鳥嘴！你不能殺鳥嘴！」我嚷着衝了過去，要阻止添水伯粗暴殘忍的行動。

談時遲，那時快，添水伯早就掄起了粗木棍，猛向鳥嘴的頭劈將去。那棍的影兒在空中一閃，劃出一聲風响，接着一聲狗的慘厲的哀叫，就只一棍，鳥嘴哀叫着打圈兒團團轉。

「你不能殺鳥嘴！」我抓住他的衣襟，拼命地拉着，頓着腳哭。

然而添水伯並沒聽我的話，他連續又狠狠地，在鳥嘴的頭上加了幾棍，鳥嘴起先還是顛搖着像人暈了那樣，但一下子牠就站不住腳了，慘叫聲也弱了，最後身子一幌，倒在地上。牠伸直了四隻腳，張開口，痛苦地抽搐着，牠流出了大便，撒出一泡尿，一動也不動了。牠的鼻子、口裏流出了鮮血，良久才呼吸一次，牠就靜靜地臥在那裏。可憐的鳥嘴，牠就只為了一碗飯，爲了太信任熟人，結果被害了。

「乖乖，別哭！」添水伯丟了棍，抱我回茅舍。

「你不能殺牠呀！牠是我的朋友！」我舞舞小拳頭。

到了茅舍，裏面早就坐著大峇伯、水興伯等幾位老搭擋。

「還我的鳥嘴來！」我掙扎着，嚷着。

「傻孩子，我給你糖吃！」

「不要，我要鳥嘴！」

我終於被他們勸靜下來，我傷心極了。

過了一些時候，大家便要把狗拉回來料理，但奇蹟來了，他們發現鳥嘴已不在那兒了。

「狗呢？」

「就在這兒打死的呀！去了那裏呢？」

於是大家就到處亂找，他們一邊找，一邊埋怨添水伯沒有把狗打到完全死去。有的說狗有九條命，意外的傷擊，雖然倒在地上，但只要牠一息尚存，心朝著地，牠還會再復活過來的。找了半天，鳥嘴仍然沒着落。那時有個鄰居的孩子說他曾經見過鳥嘴顛顛簸簸地走進那一帶的草叢，於是他們又去草叢尋找，但鳥嘴還是沒有被找到。

當然，他們吃狗肉的美夢也就落了空。

事情傳揚出去，後來有人說牠還在草叢中看到一頭像鳥嘴那樣的狗；但很多人說鳥嘴準是死在草叢中無疑。

但鳥嘴是死了還是活着呢，至今還是一個謎。

至於我呢？從此心靈上多劃下了一道不可彌補的創痕，直到現在我還時時感到內疚。因為我成了一個臨危不救，出賣了朋友的人呵！

每當夜闌更深，偶而聽到狗的嗚聲，我便會不期然想起鳥嘴。而那時回憶的布幕上，我又重見鳥嘴和他被擊時痛苦的情形。我除了懺悔外，便喃喃地說：「原諒我吧，鳥嘴！」

鑽石吉他

Truman Capote 作
魏子雲 譯

那監獄農場距離最近的市鎮有廿五哩。在農場與市鎮之間有好幾處松林，監犯們常在那些松林裏工作；他們收取松脂。監獄本身就在一個松林內。在紅色道路的盡頭你準能找到那裏，葡萄藤似的鐵絲網密密地在牆上蔓延着。裏面，拘留着一百零九個白人和九十七個黑人以及一個中國人。共有兩棟寢室——建築的木料漆成綠色，屋頂則是油毛氈鋪成的。白人住一棟，黑人與中國人住另一棟。在每一棟寢室裏都設有一隻大型地鼓肚子火爐，但在冬天這裏還是很冷。入夜，搖曳的松樹覆上了霜，月光也像凝成了冰，那些躺在鐵床上蜷伏着的人們，一任爐火的光暈在他們失眠的眼眶中閃耀。

凡是能把鐵床靠近火爐的人都是重要人物——那些人都見受人尊敬的人物。關斐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關斐先生——爲什麼人家稱他先生，因爲那是一個被人尊敬的記號——是一個焦乾而瘦長的人。他有着紅色而微帶斑白的頭髮，他的臉是瘦削而嚴肅地；而且沒有血色；工作時你能看到他身上的骨骼抽動，與他那一雙色澤暗晦而可憐的眼睛。他能讀能寫還能作簡單的算術。當

別人收到信時，就拿給關斐先生。大多數的信都是哀怨地不滿陳訴；常常，關斐先生總是不照着信上所寫的事情，却臨時編造些極其歡娛的事報告出來。儘管寢室裏還有兩個能讀信的人，而人們總是把他的信拿給關斐先生去讀，正因爲他從不把實情給收信者聽。關斐先生却從來沒有收到過信，甚至聖誕卡也沒有；好像除了監獄之外他就沒有朋友，事實上他也真的沒有——也就是說，他沒有特殊的朋友，說他沒有朋友，這還不是真話。

在幾年前的一个殘冬的星期日，關斐先生正坐在寢室的臺階上雕刻着一個洋娃娃。對此他十分擅長。他先分別的雕刻出洋娃娃的肢體，完工後再用彈簧鐵絲把它們串穿在一起；洋娃娃的頭和手脚就會活動了。當他完成一打洋娃娃之後，農場中的管理員就把它們拿到鎮上，放在一家百貨店中出售。這是關斐先生爲了香烟和糖菓去賺錢的方法。

那個星期日，他正坐在那裏刻一條洋娃娃的小手指時，一輛卡車駛入監獄的院子裏。一個年輕的男孩子爬出了卡車，在精靈似地冬日陽光

下眨着眼睛，他是帶着手銬神交給這個農場的管理員的。關斐先生僅僅瞥了他一眼。因爲那時候他的年紀業已五十，而且在農場中已經生活了十七年了。一個新犯人的到達已經不能使他感到驚怪。星期日是農場放假的日子，這時，聚集在院子裏打掃清潔的人們，也都擁到卡車跟前。過了一些時候，麥克艾克斯和葛貝停下工作向關斐先生說話。

麥克艾克斯說，「他是一個外國人，從古巴來的，可是這個新來的傢伙，頭髮倒是金黃色的。」

「一個兇犯，管理員說的，」葛貝說，「他也是一個玩刀子的。」在莫比里刺殺了一個水兵。

「兩個水兵，」麥克艾克斯說。「只是爲了在咖啡室打架。他並沒有傷害那些小子們。」

「他割去了一個人的耳朵！你還說那沒有傷害，他？管理員說，他們判了他兩年。」

「他還有一把鑲滿鑽石的吉他呢。」
天色黑暗得不能工作了。關斐先生已經把洋娃娃的手脚拼起放在他的膝頭上，捏着小手玩弄

着。他捲了一支煙；他的捲煙燃出的煙雲和落日餘暉中的藍色松影，同在冷暗的空氣中飄渺着。他看到管理員帶一個犯人經過院子。那新來的犯人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小子，用一種同樣的步調跟在後面走着。攜着一把鑲着玻璃鑽石的吉他，閃耀着繁星似的光芒，他穿的那身太大的新囚服，看去像穿了一套「萬聖節」日的服裝。

「給你弄個夥計來，關斐，」管理員說，停在寢室的台階上。管理員不是一個死板的人；他有時邀請關斐先生到他辦公室去，他們一起談論在報上讀到的一些新聞。「費天康，」他像叫一隻鳥兒或說一支歌兒的名字似的說出來，「這是關斐先生。照他那樣做，你就沒有錯。」

關斐先生向那小子瞥了一眼後笑笑。他向他微笑的時間比他本來所想的時間要久些，因為那小子有一雙像天空樣晶瑩的眼睛——藍得像冬天的黃昏——和那一頭金子似的美髮。他長着一張滑稽可愛的臉蛋子，聰慧而機警；關斐先生看到他就像想到往日的假日與那些美好時光。

「她像我的妹妹一樣，」費天康摸着關斐先生的洋娃娃說。他的聲音帶有古巴人的特別音調，甜軟得像香蕉。「她有時也坐在我的膝頭上。」

關斐先生突然羞怯起來。他向管理員鞠躬離開，步入院子裡的陰影裡。他站在那像花朵一樣開在他頭上的星星下面喃喃地唸着他們的名字。星星是他的美感，但今夜却未能傳給他慰藉；它們不能使他記起我們在地球上發生的事情會消失於那永恆無盡的光輝裡。注視着他們——星星——祇使他想到了鑽石吉他和那世俗的榮耀。

對關斐先生來說，在他一生中，實際上只做了——一件壞事：他殺了一個人。那行為也不是因了重要的事件，可以說那個人是死有應得，但關斐先生却因此被判刑九十九年零一天。那是一個長久的時間——許多許多年了，事實上——他已記不清他到農場來以前的那些事。他的那些已逝

的時間記憶，像一株沒有住人的房屋與破廢的傢具。但今夜那些幽暗而死寂了的記憶心房却點滿了明燈。當他看到費天康携着他的發光的吉他在薄暮中經過時，那些燈就開始亮了。在霎刻之前他都不會感到寂寞，現在，他體味到孤獨了，他感到生命的存在。以前他還不曾感到生命的需要。生命竟會使他記起魚兒把水都搗混了的河，使他記起女人家的頭髮上陽光閃爍。

關斐先生垂下他的頭。燦爛地星光竟使他的眼睛濕潤了。

寢室經常就是一個幽暗的地方，在兩支光禿禿地暗淡燈光下散發着人的臭氣。當關斐先生從荒涼而閃耀地星星景象下慣常地散步回來，由於費天康的加入，竟使他感到這種冷漠的寢室居然有了熱帶的氣息。他盤腿坐在鐵床上，費天康取下他的吉他的彈奏着並唱起一支歌來，聲音脆得像銀鈴一樣。雖然那是一支西班牙歌，也有人試圖去隨他唱和，艾克斯和葛貝居然攫着跳起舞來。蔡力與溫克也在跳，是個別的跳。人們的笑聲聽來，是美滿地。當費天康放下他的吉他，關斐先生也夾在人們中間向他道賀。

「你真配有那樣一隻好的吉他，」他說。

「吉他是寶石的，」費天康說，從離亂耀眼的吉他的上抽出他的手。「我曾經有一隻紅寶石的。但被人偷去了。我姐姐在哈瓦那的一個，你怎樣說呢，那裡是出品吉他的；所以我有了一把。」

關斐先生問他是否有好幾個姐妹，費天康苦笑着，伸出四個手指來。隨後，費天康眯着貪婪的藍眼睛，他說，「請你，先生，你肯不肯替我的兩個小妹妹做兩個洋娃娃？」

第二天晚上，關斐先生就做了兩個洋娃娃給他。以後，他就成了費天康最要好的朋友，他們常常在一起。共同磋商。

費天康只十八歲，曾在加利比灣的一艘貨船上工作了兩年。他像一個在修女學校上學的孩子

一樣，頸子上戴着一個金色的耶穌像。他還有一串珍珠。珍珠現包在一條絲綢的圍巾裡面，另外還包有三件寶物：一瓶夜來香巴黎香水，一面袖珍的小鏡子和一張世界地圖。那些東西和他的吉也都是他僅有的財產，他不許任何人去動它們。也許他的地圖比較重要。夜間，熄燈以前，他抖開他的地圖向關斐先生指着地圖上的地名——蓋爾維斯頓，遮阿密，新奧爾蘭，莫比里，古巴，海地，牙買加，波多黎哥，維琴島——以及他期望去的地方。他幾乎要到那裡每一個地方，尤其馬德里，北極。這是關斐先生感到又羨慕又恐懼的地方，它激想起他到費天康在海與遠方的景象。有時候他提防着他的朋友而且這樣想：「你不過是一個祇會夢想的懶蟲。」

那是真的，費天康是一個懶蟲。自從第一天晚上之後，他總是被勸促着才去彈奏吉他。每天早晨，當監守用木槌敲打着火爐喚醒人們起床時，費天康就像孩子似的哭泣起來。有時他藉口生病，揉着肚子呻吟着；但他從沒有用這種方法賴掉，管理員照樣趕他起來和人們一起工作。他和關斐先生是被派在公路上工作的一夥。那是艱辛的工作，在凍結的粘土上控鑿，背上背着裝滿了碎石子的背囊。監守常常叱喝費天康，因為他時常藉故偷懶。

每一日中午，當飯盒傳遞過去的時候，兩個朋友總坐在一起。關斐先生的飯盒裡有好東西，像那些從鎮上買來的蘋果與糖菓。他的朋友很喜歡那些，他也樂意把那些東西給他的朋友。他心裡說：「你正在生產着；你長成一個男人尚須一段長時間。」

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歡費天康。因為他們妒嫉着，或由於更微妙的理由，有人竟傳出有關他醜惡的故事。費天康自己似乎還不知道這事，當人們圍着他，他彈着吉他唱着歌的時候，他能見到他以為自己是可愛的那種感覺。更多的人也因他而感覺到愛的溫馨；所以他等待晚飯與熄燈之間

的時間。「天康，玩玩你的琴盒子吧！」他們會這樣說。他們却沒有注意到彈唱過後留下的那種深沉的憂傷比以往每次都要濃厚。瞌睡蟲像雄兔子似的從人們心上跳跑了，他們的眼睛遂在閃閃出聲的爐火後面思疑躊躇。祇有闕斐先生一個人明白他們的苦惱，因為他自己也有那種苦惱。那就是他的朋友給他蘇醒了魚兒在河中翻騰，以及那婦人家頭髮上的陽光閃爍。

不久，費天康就體面地允許把床移近火爐而緊靠着闕斐先生。闕斐先生知道他的朋友是一個可怕的說謊者，他不願聽費天康編造的故事，像什麼冒險，征服，以及和要人交往。而他寧可在雜誌上讀一篇平淡的故事較能得到樂趣，但他的朋友在黑暗中和他熱情地囁語，却使他感到溫馨。

他們除了不能把身體拼成一體而且也不想如此做，但這事農場的人並不瞭解，因為他們儼然一對愛人。春天是一個最會折磨人的季節；毛芽兒孕入了冬日大地的堅硬外殼，稚嫩的葉子從枯老的枝上冒出尖兒來，醉人的春風在新綠上盪漾。闕斐先生也是那樣，僵硬了的肌肉也酥軟而靈起活來了。

那天是一月下旬。朋友倆坐在寢室的台階上，各自拿着一支煙。在他們頭上的一彎黃色淡月，像一片檸檬皮。照下的光譜和着地上的霜，恰像蝸牛爬過後的銀色足跡。多日以來，費天康的心打着結——沉默得像一個在暗中等待做案的強盜。這時你縱然再催他說：「天康，玩玩你的琴盒子吧！」他也只是衝着你的平滑眼神斜瞟一眼而已。

「說個故事，」闕斐先生說，當他無力幫助他的朋友時他就感到不安。「告訴我你在邁阿蜜賽馬的故事。」

「我沒有參加過賽馬，」費天康說，至於那件涉及巨款還有遇見平歌羅斯比的事，也承認那是他撒的謊。看去他對說謊並不在乎。他拿出一把梳子梳理他的馬車式的頭髮。數天前由於他的

梳子還發生了一次爭吵。有個叫溫克的人，聲稱費天康偷了他的梳子，找他理論時他回敬溫克一臉的吐液。於是他們扭打起來，直到闕斐先生和另一個人來才把他們分開。「是我的梳子。你告訴他！」費天康要求闕斐先生証實。但是，闕斐先生冷靜而堅定地說不是，說明那梳子不是他朋友的！——這種回答把所有內容都拆穿了。

「哎，」溫克說，「假如他那麼需要它，看基督的份上，讓那個狗娘養的留着它。」以後，費天康用一種迷離而不確定的聲音說，「我以為你是我的朋友呢。」「我是，」闕斐先生心裡這樣想，但是他並沒有說出來。

「我沒有到過賽馬場，至於我說的那個寡婦，也不是真事。」他狂烈地把煙吸得發紅，噴出一口煙向着沉思的闕斐先生描述着。「喂，有錢嗎，先生？」

「大概廿塊，」闕斐先生期期艾艾地說，奇怪他要錢是什麼意思。

「廿塊，有什麼用，」費天康說，但他並不感到失望。「沒有什麼關係，照我們的計劃作。在莫比里我有個叫費德里科的朋友。他可以讓我們安排在一條船上工作。不會使我們作難的。」他像說天氣就要變冷了那樣輕便。

闕斐先生的心好像被人捏了一下，有話也說不出來了。

「沒有人能捉到費天康，他跑得太快了。」「槍彈比你跑得更快，」闕斐先生用一種堅強而活躍的聲音說。「我是太老了，」他說，年齡的知識在他的靈魂中擾和得像暈了船一樣。

費天康沒有理他說什麼，「那麼，世界。世界，ei Mundo，（西班牙語之世界）我的朋友。」他站起來，像一隻小馬樣抖擻着；每一件事對他好像向他迫近——月亮以及貓頭鷹的厲叫聲。他的呼吸加速地使他噴出的煙在空中打旋。「我們可以去馬德里嗎？也許有人肯教我鬥牛。你以為怎樣，先生？」

沉西的落日

· 羊城 ·

那一盞橙色昏黃 你如蛾
翩翩撲向一個燄燄的希望
(唉 只是一個焚身的幻影)

還在等待嗎？看那風景如畫
默默地 那夕陽沉西而去

總在日暮的當兒
你遂醒覺
撥開一層層迷迷的霧靄
一線光芒依稀投入曠眸

回顧 在日暮的當兒
驚覺滾滾紅塵因你而煽起
遮掩太陽的光暈

沒有恨 沒有怨
而歎息陣陣 起自灰寂的心谷
那邊林深處 寺塔的
晚鐘幽幽叩響

回聲嫋嫋 歸自你心之墓地

盈睫的淚倏忽墜落
墜落 濡濕你的影子投向遙遙
而此刻日暮的當兒 縱滿天美麗的
雲彩 也抓不緊那一輪沉西的落日

而風景晦暝 那一盞橙色昏黃
你在等待 默默

關斐先生也沒理睬他說什麼。「我是太老了，」他說。「我老得快死了。」

以後幾個星期的費天康一直和他形影不離。一在說過世界，我的朋友之後；而他總想隱藏起來。他把自己關在廁所裡抱着頭。然而他是興奮地，希望如此的。如果那事實真的到來，能否和費天康一同通過樹林向海的那裡跑去呢？他想着自己是在一條船上，由於生命的根一向紮在陸地上，所以他從不會見到海。難友中一個人死了，你能聽見釘製棺木的聲音在院子裡響着。每一枚釘子都碎碎地釘在棺木上，關斐先生想：「這是爲我作的，它是屬於我的。」

費天康從來沒有這樣興奮過；他輕快地和人們跳舞，和人們開着玩笑。在晚飯後的寢室裡，他的手指在吉他的上像花爆似的碎碎炸響着。他教人們喊着歐嘞(ole)歐嘞，有些人竟脫下帽子扔到空中。

當修路的工作結束之後，關斐先生和費天康就回到樹林裡工作。在情人節的那天，他們坐在松樹下吃他們的午飯。關斐先生拿出從鎮上訂購的一打橋子，慢條斯理地螺旋着刺着橋子皮；把水汪汪的橋子一瓣瓣拿給他的朋友，他吃了之後還爲他能把橋籽吐得很遠而感到驕傲——足有十呎遠。

那天是一個冷峭而晴麗的好天氣，風吹起陽光下的碎紙像蝴蝶似的飛舞。關斐先生喜歡在樹林裡工作，他感到幽靜而快樂。費天康說，「那傢伙，蒼蠅跑進他嘴裡去都抓不住的。」他指阿姆斯壯而說，那個脖子像豬一樣的人，坐在那裡把槍夾在雙膝之間。他是監守中最年青的一個，新近才調到農場來。

「我並不清楚，」關斐先生說。他不會留意過阿姆斯壯並且發現那新來的監守雖然也如別人一樣肥胖，但是動起來仍然十分輕巧。「他很可能愚弄了你。」

「也許，我要愚弄他呢，」費天康說，並向

阿姆斯壯的方向吐了一顆橋子核，那監守瞪了他一眼，然後吹起哨音。那是開始工作的命令。

午後，這兩個朋友又碰到一起了；那是，他們並排的站在那裡把盛松脂的木桶一個個釘到樹上。他們所在的近處有一條淺淺的小河從這樹林裡流過。「在水裡是嗅不出味兒的，」費天康小心翼翼地說，似乎記起一些事情他曾經聽說過。「白天我們躲在水裡；天黑就爬到樹上去。對吧，先生？」

關斐先生繼續槌打着，但他的手打抖，竟拋到自己的姆指上。他茫然地看了看他的朋友。他的臉上並沒有呈現出痛苦的表情，也沒有把姆指放到嘴裡去吸吮它，雖然那是人們慣用的方法。

費天康的藍眼睛鼓起來像電燈泡一樣，而且用一種比松樹梢上的風聲還要輕微的聲音說着「明天」的時候，他那眼睛的表情全給關斐先生看清楚了。

「明天，先生？」

「明天，」關斐先生說。

當曙光落在寢室的牆上，關斐先生已經醒來好一會兒了，他知道費天康也在醒着。他用魚眼睛似的目光留意着他鄰床的朋友在鐵床上的動作。費天康正在解開他那保存着那些寶物的頭巾。他首先拿起他的小鏡子，鏡子的光反射在他臉上像水母。他用一種讚美的目光欣賞了自己一會兒，再用梳子梳理着他那零亂的頭髮；好像準備出去參加舞會一樣。然後把吮珠掛在項上。但是那香水與地圖他都沒有把它們打開。最後，他就調整他的吉他。那時，其他的人已在穿衣起床，他則仍坐在鐵床上調整他的。那行爲是令人奇異的，因爲他確定知道他不會再彈奏它了。

人們隨着尖脆的鳥鳴穿過煙霧裏的樹林。他們排成單行前進，十五人組成一隊，每隊都有一個監守跟在隊後。關斐先生滿身流着汗，好像這是一個大熱天一樣，他的朋友走在這一隊的前

頭，高興地向樹上嗚叫的鳥兒吹着口哨打着响指。這時的關斐先生跟在後面有點追趕不上的樣子在走着。

他們已約定好了一個暗號。當費天康喊：「時間到了，」他們就躲到一顆樹後去。但是，關斐先生却不知道這個信號在什麼時候發出來。

那個名叫阿姆斯壯的監守吹起哨音，隊伍中的人散開到各自的工作崗位去了。雖然關斐先生儘量的努力工作，但他總選擇一個能夠同時看到費天康與監守的位置來工作。阿姆斯壯坐在一個樹樁上，一邊嚼着嚼煙，那嚼着煙草的嘴顯出了臉的不平，他的槍口則衝向太陽放着。他有一雙詭計多端的眼睛；你無法知道他究竟向着那個方向張望。

有一次另外一個人給了一個暗號。雖然關斐先生知道那不是他朋友的聲音，但內心的恐慌竟也使他的喉管絞結得像一條繩子。當清晨漸漸逝去，耳朵裡竟產生了一種鼓似的嗚响，他生怕這會使那真正的暗號到來時反而聽不見了。

太陽已爬到了天中央。「他只是個社會夢想的懶蟲吧了。那種事絕不會發生的。」關斐先生自己已想道，他敢這樣相信。「我們吃飯吧，」費天康用一種現實的口氣說，於是他們坐在河岸上的飯桶旁。他們沉默地吃着，似乎每一個人好像都在彼此猜忌着，但在飯吃完時，關斐先生感到他的朋友把手伸過來輕輕地捏着他的手。

「時間到了，阿姆斯壯先生：：：」

接近小河，關斐先生看到一株甜橡樹，他想到春天就要來了，甜橡樹又可以剝來嚼了。接着他從河堤上滑到水裡，一塊鋒利的石塊割裂了他的手掌。他爬起來就開始奔跑；他的腿很長，幾乎和費天康並齊肩來跑，冰冷地浪花在他們周圍飛濺起來。人們的喊聲在樹林中此起彼落的响起，好像是從洞穴中傳出的聲音一樣，跟着有三聲槍聲，槍彈由高空掠過，好像監守們在射擊天空飛過的野鴨羣。

關斐先生沒有看見橫在小河上的大木頭。他還以為自己仍在向前跑，他的脚仍在不停地蹬動着；恰像仰着背綁起的一隻烏龜一樣。

在他掙扎着的時候，看見頭上那一片冬季的白色天空，就好像他朋友的臉龐一樣。——他猜想他已經跑得像天空那麼遙遠了，他昏昏沉沉地在那裡躺了一會兒，耳朵裡像蜂鳥在鳴，這時他才知道費天康根本不希望他跑脫。他也絕沒想到他能跑脫，他還記得有一次他會認為他的朋友要是長大成人還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呢。當他們找到他的時候，他仍舊躺在脚蹼那樣深的水裏，恰像是夏日的下午躺在小河裡那樣富於詩意。

又是三個冬天過去了，據說每一個冬天都比過去來得悠長而寒冷。近兩個月來的雨，把去農場的碎石道都沖壞了，無論來去都比任何時候感到崎嶇難行。在牆頭上又加了一對探照燈，它們就像貓頭鷹的眼睛似的在夜空中向四方轉動着。換句話說，此外並沒有多少轉變，就拿關斐先生來說，除了頭上添了許多繁霜似的白髮，和由於那次逃走時扭傷了脚蹼，走路顯得有些跛之外，看去一切還是老樣子。據管理員說，關斐先生的脚是由於他企圖去逮捕費天康而扭傷的。甚至在報上還登了一張關斐先生的照片。在照片下面這樣加以說明：「他是試圖阻止費天康逃亡。」那時他感到十分難過，這並不是怕別人笑話他，實

在是因為他怕費天康會看到這樣的標題，但是他仍然把那些有關的報紙全剪了下來，和其他一些有關於他朋友的報導都剪下裝在一個紙袋子裡：例如說有一個老處女告訴官方說費天康會闖到她家裡並強吻了她，還有兩次報導說他在莫比里附近出現，最後他們相信他已離開了這個國境。

沒人向關斐先生爭有那把吉他的。幾個月前又有一個新犯人住到寢室裏來了。據說他是一個很好的吉他手，於是人們勸說關斐先生把吉他借給他。但是，當他開始調整吉他時，他的指法竟和費天康那天早晨調整琴弦相似，使所有的人都喉嚨心酸起來，好像那吉他被詛咒過似的。現在，那吉他躺在關斐先生的床下，那上面的玻璃鑽石已發黃了；夜晚，他有時仍會伸出手去摸到它，把手指放到琴弦上：那麼，世界。

附記：結尾本可譯為他把手指放到琴弦上，心裡想到費天康逃往的那個世界。但未句的原文是：Now it lies under Mr. Schaffer's cot, where it's glass diamonds are turning yellow; in night his hand sometimes searches it out, and his fingers drift across the strings then world。所以，作者的原意之“then world”。應含有監獄那個世界的悲嘆。因直譯之，蓋原文涵意較為蘊藏。

應讀者要，求本社 將下列文藝叢書，每冊一角 (包括郵寄費)

芳隣	徐思	黃崖	謝敬	劉岳	黃洞	郭蒼	于挺	章漢	馬虹	端木文	黃集	姚思	段盈	黃崖
黑而亮的眼睛	騎馬的將軍	一個陌生的人	此助河的哀怨	鐵刺藥內	世仇	郊遊	美的V形	褲子的故事	雁語	附一角郵票於信封內，寄來本社讀者服務處 (P.O. Box No. 5,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並書明詳細之收件者英文姓名、地址，及所欲購之書名，當可於日內收到該書不誤。	荒島之呼喚	五里行	深情的浪	驚濤駭浪



蕉風月刊

第一一二期

一九六二年二月號

出版者：

風出社
電話：五九五八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八〇六二六
702, 7th Fl., Y. L. Lee Building, Mount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The Chao Hoon Monthly

February 1962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